

續南行記序

我讀是著，得其用心處，詩奉老杜，文蓋俎豆昌黎韓子矣。昔者東坡游海外，曰：茲游奇絕冠平生。今明濱千里齎糧，探南中山水，以窮前游所未及。瀨溪奇勝，鳴門壯觀，有時盪胸乎絕壑層雲，有時決皆乎驚瀾怒濤，過楠土居墓，以攬南朝懷古之淚，訪空海興教之靈跡，以悲末法不振。始之千早金剛，則英魂毅魄所窟宅也。礮馭盧島次之，實是我國開闢岐美二尊降自高天原，以天瓊矛探滄溟，發見諸島之始也。其閒弔徐福碑，鞭彥七墓，慷慨淋漓。終則探芙蓉于海湄，訪美人于南國，抽宋景之藻思，以摘蘭雪之逸響，凌陶謝之述作，而倚盧霍之上游，韓海蘇江，遷史酈經，航之以道筏，註之以心筆，三句公暇，滿篇風騷，半肩囊橐，一枝霜毫，沈著以處己，雄斷以當事，犯大旱，衝豪雨，山水為是改姿，文章為是添色，縱

驂注宋景斥宋玉景差  
○謝詩清辭灑蘭藻李  
詩清風灑蘭雪猶言陽  
春白雪○陶謝斥陶淵  
明謝靈運○謝詩游宮  
羅浮行息必慮霍期盧  
霍二山名○司馬遷作  
史記游禹穴龍門○酈  
道元有水經注

南行記

秉華閣印行

橫發揮，心以語口，筆以代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字埴語琢，金石之章，宮商之篇，忠烈心血之與夫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滔滔汨汨，渾皆從毫端來。黃州蘇子大成之地也。潮州韓子大成之地也。太白大成於秋浦，而少陵大成於三峽，然則明濱獨不大成於瀨溪鳴門乎哉。烏虜前著，余已殿之，後著之所以為先鋒而不辭也，乃書而寄之。

大正六丙辰朱夏

忠愛學堂主大華

續南行記序

吾友勝屋子駿好遊，託遊說道。前歷近畿，著南行記，尋復入南海，著續南行記。予既序前記，後記之序，舍予其誰。乃構思起稿，時歐洲相閱，我亦出兵，兵結不解累年，環球人心恟恟，而予方從事種藝，潛居深山幽谷中，乃擱筆燒稿，意欲戰熄勢定而後起，見更稿也。既而我與國魯西亞臣民，做大不祥，不忍言之事，獨自和敵，而敵國獨逸臣民，亦逐君乞和，於是大戰纔熄，而子駿之催書荐至。乃執筆曰：嗚呼，世界之大勢，人心之推移，實出於意表，以今察之，十世可知也。蓋初歐洲有社會黨者，其言廢君主爲共和，在於以齊上下，平貧富，使民生均享利益。其所言雖如適彼之時弊，而與我道正相反。我道以五倫爲要，而最重君臣之義。如彼等所說，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同權。此說一行乎我，則古道掃地，禍害之

南行記

秉彜閣印行

所及不可測，豈得不寒心耶。魯獨之敗，非戰之罪，因彼等不逞之徒，自內倒之也。我之捷，非真能服敵，暗藉彼等不逞之徒，成其志也。故我慶戰捷，則彼亦慶志成，予見彼此交相慶，以釀成無窮不可悔之大禍也。而此說今也不但風靡全歐，延動我民之視聽，非及今峻遏之，曷能保異日我民無雷同之者耶。此篇成於大勢未動之前，故篇中之感慨止于此，視今日之狀，子駿之感慨果如何，予知其涕淚既盡，繼以血也。故能言距邪說者，非子駿而其誰，予切望其益奮遊四方，效力迴瀾也。特書爲序。若夫入神之筆，致與寓感之痛切，讀者當知之，固不待予贅也。

大正八年六月

辱知 竹內直拜草

# 續南行記

西肥 勝屋驂子駿著

往年余之攜家跋涉南國也。未悉紀南之勝，蹈四國之疆，松山故人竹內南溪，屢誘以河野氏一族勤王遺迹，使人神游坐馳。今茲乙卯夏，獲三旬公暇，薰風已度，綠陰可人，乃急探筐底，披閱昨夏紀人濱田子康所贈熊野山經地志，細攷路所由，更參以史蹟，期訪古濟勝，毫無遺算。以七月末日上程，家人有故，不能從。輕裝抵驛，寓主佐山老人，門弟橋川子雍，先我來送，殊爲好誼。汽車以夜半發。

八月一日，破曉過湖畔，從大阪梅田驛，移乘支線，半周市外于東，至天王寺驛，下車，驛員呵止，蓋券面有自福井經木津至和歌山之文，余今經京阪來此，兩程之差，不免有長短。

## 南行記

乘驛閣印行

彌廬曰：差額作款錢如何。

南溪曰：然余之來云云，首節揭此數語，全編靈動。

所以生斯葛藤，往復移刻，償差額而去。電車過茶白山，真田幸村遺跡也。下車詣四天王寺敬田院，以如意輪觀世音爲本尊，係廢戶皇子創建，伽藍雄傑，構造極古，然余之來，非拜是等佛地，以求福田利益，而欲觀兒島高德銘旗耳。沾券入寶庫，拜後醍醐天皇綸旨，又觀楠公銘旗，上揭左流菊水章，下題楠一字，書體端重，定出于公手者。周覽諸室，不見高德旗，失望而去。且是寺在熱鬧場中，昧信之徒，老少奔波，門內外成市，喃喃求福，香煙如雲。僧伽輩，每客至，輒似先欲獲布施者，殊爲可嘔。就門前冰店，一喫醫渴。

已牌，汽車過柏原驛，移乘支線，抵富田林驛，登金剛山者，從此爲便。距赤阪村森屋二里而遠，其路坦夷，可行腕車，乃賃輓夫。途次訪秋田孤舟，孤舟以中學督教，在我鄉五六年，今移任來此。迎余上坐，雞黍款待，滿堂兒女，纍纍成行，壽母令

大華曰：余亦曾識孤舟可人也。



醒堂日記事簡練距古人不遠

踰一嶺、行橐在肩、漸行漸重、齧衣入肉、殆欲不堪、負荷思古人、自勵以行。過小深村、水活田美、農富屋潤、約二里抵寺元村、觀心寺所在。且憩門前茶店、託橐然後入。按記、寺係役小角開基、舊稱雲心寺、空海改今名、以七星如意輪觀音爲本尊、以不動愛染爲脇士、付屬之法嗣道興。建武中興、帝命正成、再建本堂。正平十四年、正儀奉後村上帝于此、以爲行營。當時坊舍四十有六、山門衆徒、亦戮力從事、勤王、長慶後龜山二帝、亦屢幸于此。及南北一統、上失天眷、下觸霸忌、遂與南朝共盛衰。及明治中興、官命修之、以復舊觀云。

且是寺之於楠氏、有因緣極深者、近讀稗史所記、正成四世祖曰成氏、任左兵衛尉、住水分、領千早七鄉二千八百貫、有故憂死、其子正晴悲之、卜寺域、建立一字、以祈冥福、中院卽是、楠氏因是累世行香中院。正晴子正澄、初名正遠、一日正玄、又曰正康、

### 南行記

三  
秉彜閣印行

亦任左兵衛尉、敍從五位上、嫡子俊親蚤世、正澄歎其無嗣、禱之大和信貴山多聞天祠、生正成、故幼名多聞丸。正安三年、甫八歲、來寓中院、就院主瀧覺坊聖瑜、苦學八年、更就加賀田鄉士大江時親、學兵法及武技、其地距中院、山程一里。後及應、後醍醐帝徵、託家於中院、以絕後顧憂、躬常鞅掌王事、以終中興之業、未曾一過門入室、自非公忠忘家、焉能如此。正成夫人南江氏、稱阿久方、其兄正忠、與正成俱戰、死于湊川。及正行歿、薙髮爲尼、結草庵居甘南備鄉、以祈一族冥福。時人呼號楠妣庵。正平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歿、法名玉山浦圃尼、庵趾至今猶存。是等逸事、史未詳錄、世少知之者、故且採摭及此。

世傳正成之祖成氏、僇辱朝使、獲罪龜山之朝、帝宥而弗問、楠氏以是感激其恩、世篤報效之志、正成之勤王、亦實本此、

彊廬曰庶乎知公之心者矣

噫、是未達正成公忠之心。正成忠孝至性，欲代父祖報皇恩，理或有之，然其尊王斥霸，職由聖諭上人之訓，元弘之師，大義名分，皦如白日，況以笠置之徵，萬乘之託乎。正成果為家事，黨比龜山之後，何以為公忠，後人往往以己揆人，誣妄至此，冤亦甚矣。

大華曰如是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彊廬曰正虎固陋矣，然使之踞踏不得容躬者，蓋以為逆裔而惡之也，不獨味名分亦喪其本心矣，時論之不可恃如此，可懼哉。

天行曰文氣鬱勃筆鋒犀利如項王噴目人馬皆廢

世又傳正成遠裔正虎，以善書工筆札，仕後奈良之朝，任河內守，敍從四位下法印，正親町永祿二年，不堪朝旨及霸府之彈壓，伏闕請宥祖先之罪，帝乃下勅赦之，係左中辦萬里小路資房所狀。據勅文，以正成為朝敵，以正虎為悔先非，噫，是何等逆施倒行。正虎以忠臣之裔，敢斥祖先為罪人，乞哀時朝，呈媚賊遺孽，以謀一身榮達，其心事陋劣，士林所不齒也。資房亦忠臣藤房之裔，而以正成為朝敵，則其意將以藤房置何地乎，名教之廢一至此。因憶往年南北朝之論，喧于

### 南行記

四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正虎資房臃腫一時決去快文快論

朝野、勇士扼腕，辯士爛舌，天人共怒，終使曲學阿世之徒屏息一隅，正是決潰得正虎資房以來三百五十年隱伏臃腫，欲決不可決之癰瘍於一時者，痛去病除，何等快事。賊類於是乎誅滅矣，王政於是乎真復古矣，南朝忠臣義士，於是乎赫赫與日月爭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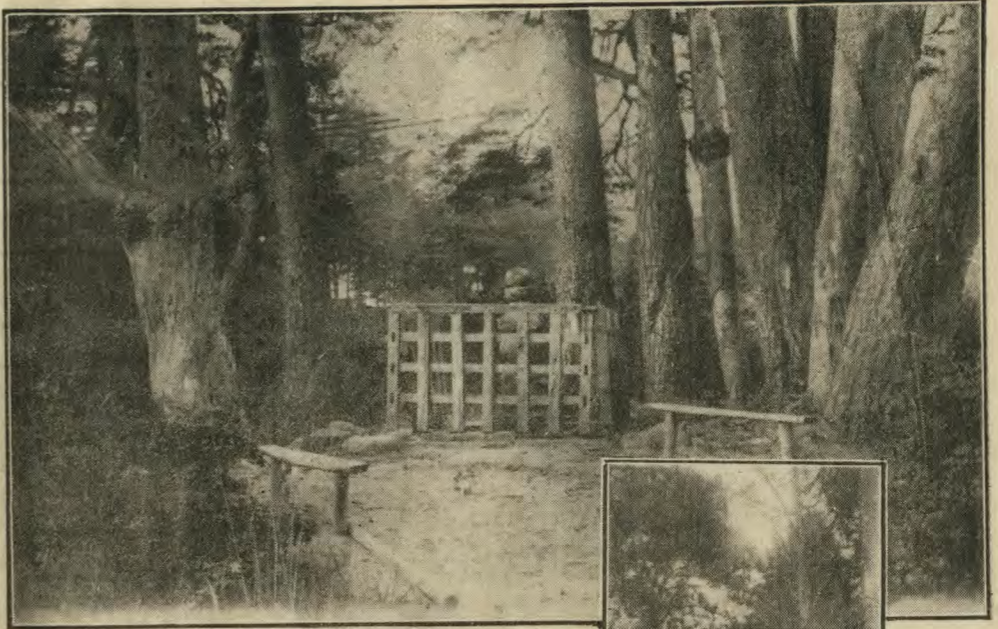
梅庵曰方作光彊廬曰敘景如畫

天行曰天皇紹述之孝恢復之志得子駿而大明于世忠矣哉

樵雲曰眼光徹紙背彊廬曰二家評盡矣

過本堂于右，蟄隧斜登，詣後村上天皇檜尾陵。老杉古柏，幽邃岑寂，一鳥不啼，日方從林穴入，反映金扉，玉墳隱然可拜。嗚呼，天皇受先帝顧命，繼王業於瑣尾流離之際，念念不忘討賊之志，能與楠氏終始，寄玉體於亂山絕谷之境，不屈不撓，可不謂豪傑之主乎。南朝遺臣忠孝之盛，亦莫不因龍吟而雲從焉。世之讀史者，惟多楠氏世忠，而不知頌天皇之克處王業艱難，不可謂達本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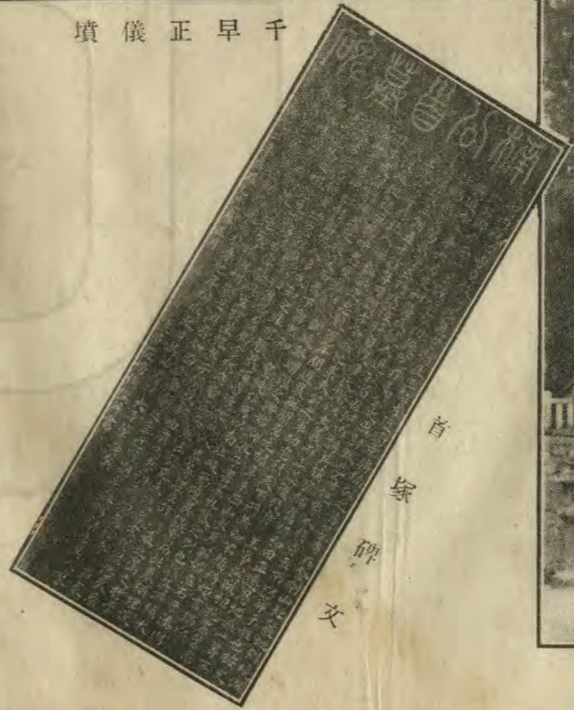
陵門前過道，興上人廟，拜大楠公首冢，壇上築壇，以石欄之。



墳儀正早千



大楠首塚



首塚碑文

南行記

秉彜閣印行

大日本史列傳

三年武建春、義貞、義助出三山、連拔三數城、兵勢大振、足利尊氏與三弟直義大怒曰、是信三東宮言、而緩三山之故也。乃命粟飯原氏光一、馱一焉。氏光齋藥、謂曰、幽居鬱陶、恐有二病生、直義使二臣獻藥、乃留一一室而還。成良曰、未病進藥、是愛我也。豈有下愛人而幽閉一室、日夜憂悶乎、是必速死之毒、非療病之藥也。將擲之庭、恒良手取之曰、尊氏直義慘虐、爲性、縱不飲此藥、無免死之理矣。與其被鎖一室、不見天日、孰若早取死也。於是每日誦經念佛、以飲藥、成良亦飲焉、無幾薨、時年十五。

大華曰一語就賊咽喉上著刀者

皆帶苔蘚。下有二碑，一中井履軒所贊，一筱崎小竹所銘，竝不足發揮忠臣面目精神，而依人傳文者。傳言公已歿，尊氏念舊誼，遣世瀨川有鄰，贈元於千早城，一族相議，葬之中院，家臣安間七郎，生地兵衛，董督其事，公精誠動天地，乃能使逆賊感孚至此，易所謂信及豚魚者。然尊氏以無君父之心，忽易慮致禮敵人，此豈人情乎。蓋渠以是柔和楠氏一族，欲以避南人報復銳鋒於好意殷勤之中耳。是何異於殺人而加恩其子哉。

退而降石階，請守僧觀寶庫，正成遺鎧小真腹甲一，上緋下紺，喉甲二，竝係湊川戰死時所著，殊屬國寶。鞍一，以青貝鏤菊花，佩刀二，一正宗作，長一尺八九寸，一青江久次作，無銘，不記其長短。匕首及笄，正行正儀佩刀各二，皆銳鋒逼人。正成佩刀，刀身尤闊，殆倍二子，腕力可知。其係久次作者，半身

## 南行記

五

秉華閣印行

大華曰欲說忠烈先說刀

殺而兩刃，光銚放異彩，有化龍之氣。蓋公以是等王者之劍，一摧破東魚金剛之圍，再掃蕩獼猴京洛之師，三揮盡之湊川決死之戰，劍氣躍躍，千載之下，長使亂臣賊子魄褫膽寒。公坐像一軀，興國中，成于正行自刻云，惟是尺寸木偶耳，忠臣孝子，心血所寓，與親炙其人何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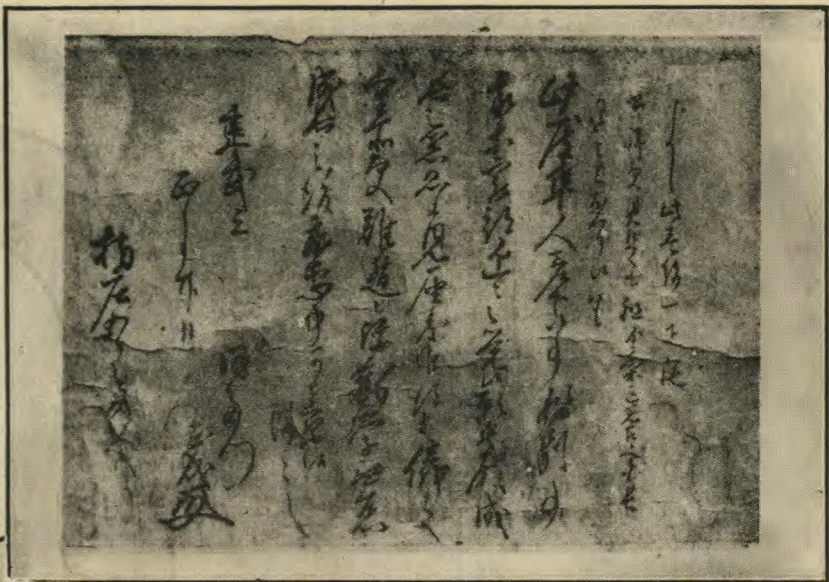
軍旗一旒，以白麻三幅爲質，橫長三尺五寸，中央描左流菊水徽號，下橫書非利法權天五大字，世間所傳，利作理，誤也。但旗面留無數鏃痕，細孔如蟲鏤，麻質又剝落斷裂，利權二字，殆將不可讀。余賴天寵靈，幸來及字畫未漫滅之時，得親觀忠臣遺墨，以正利與理之誤。抑理者何，天道是也。天道之無古今，豈法與權之所能加哉。伊勢貞丈輩，不達是理，漫謂非不勝理，理不勝法，法不勝權，權不勝天。殊不知理字何謂，世人未現見旗文，據貞丈之書立說，得于耳食者，概是類也。

大華曰因字立義因義晰理大義名分於是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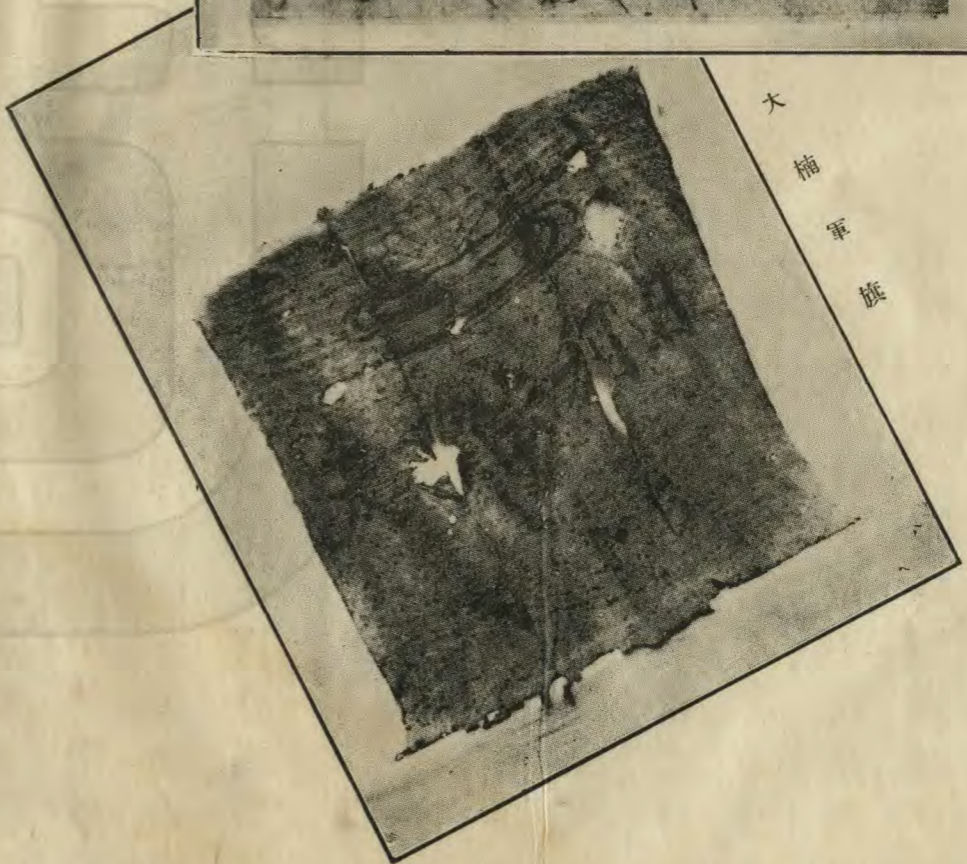
梅庵曰僕亦因此得解積年之疑惑荷感荷



大楠遺書



大楠軍旗



# 南行記

秉彜閣印行

## 大日本史列傳

土居通治稱二郎，得能通言稱彌三郎，竝伊豫人，河野氏族也。當後醍醐帝御船上山，同共舉義，略地入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帥戰艦三百餘艘來擊，通治通言與之戰於星岡，大敗之。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往經略北國，通治通言與族通繩從之。通言通繩以三百騎殿，行抵鹽津，會天大雪，遂與前軍相失，有敵兵奄至，通言通繩士馬凍餒不能戰，乃與衆拔刀植地，伏其上而死。通治從皇太子居金崎城，城陷之日，率兵防其一面數刻，被創力索，即與衆三十二人刳腹而死。

天行曰辨得明確公之心炳焉如觀火說義精深識力並到

今以余解之、非不義也、利財利也、法法度也、權威武也、天即天道也。夫不義下也、財利可以誘不義、法度可以制財利、威武可以奪法度、天道上也、威武終不能奈天道、何。嗚呼、公之心天也、非人也。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公果能得天而勝人矣。

彊廬曰此一段情文兼至使讀者不覺流涕動人文字不在多之句余將移以評此文也

後醍醐天皇綸旨、墨痕猶鮮。後村上天皇殘月硯、用端溪石製之、剗墨池、成殘月形、故名。後村上承衰朝之後、皇運有似殘月、可哀也夫。溜墨用八稜瑪瑙製之、古而雅。楠公遺正行書一道、成于建武三年正月二十日者、是月、尊氏據鎌倉、叛大舉犯京師、公已決死、特遣隼人、以天賜卷絹、及祖傳甲冑、贈之其子也、讀去使人泣。又公書翰二道、竝呈舊師瀧覺坊者。一係五月十六日筆、聞尊氏兄弟再舉東上、獻策弗用、決死將向兵庫、因欲以元弘中天賜佛像愛染明王安置之

南行記

六 秉彝閣印行

院、乃請遣奉迎之僧於兵庫者。一係五月二十一日筆、為戰死湊川之前日、蓋已附明王於使僧仙覺坊、添以是書、申之以一死殉難之素懷者。言言肺腑、句句心血、動人文字、固不在工與多也。

樵雲曰余之憊焉于今日史家者以其徒貴斷簡零墨而不知舊史之可重安斥平正之論為凡力為奇僻之說也

近者聞史氏所言、楠當作楠木二字、古文書舊記皆然、太平記古寫本、亦作楠又楠木、以是攷之、正成正行時、必用複姓、其用單姓、蓋始於大饗正虎復姓之時、遂以複姓為定說、以水史巖史賴史為不足據、余恆疑之。今觀公書翰呈中院後書、署曰楠多聞兵衛正成、遺正行書、亦署曰楠庄五郎、見其為單姓、而不見其為複姓。時史有何所確證、而敢改楠為楠木乎。漫以古文書舊記為正、而以夫三史為誤乎。將以正成自署為偽乎。且先世果用複姓、則正虎何所憚而用單姓乎。正虎已用單姓、則先世之非複姓也無疑矣。

彊廬曰是等事委之專門史家不亦可乎自注時史往往鈞奇術新以臆斷之委而不問遂涵淆名實顛倒正邪有目有口者豈可默止

大華曰余游香春亦有此悔恨

出門右去約一里，遇歧，左通三日市，右取阪路行。又一里至長野，溪山非凡。土人傍水設園圃，亭榭隱見樹間。附電車至橋本驛，和歌山鐵道此也。右顧金剛山，左望高野山，如遇親舊。余發福井時，爲驛員誤，不由木津，而過天王寺，遇驛員呵止，遂不能取南海電路，而枉過和歌山鐵道，意頗悔恨不能平。此際不可無轉身之方，乃欲便路詣根來寺，以補前遊之闕也。抵岩出驛下車，備腕車，以老嫠助輓，一路南走，一里而遠。遇一大塘，上標曰根來寺大傳法院境內。車夫下轅，留嫠守之，負行囊陪從。過石橋，落落大門，雄傑無比，層構複閣，雕刻古雅。仁王巨像，亦眉目生動，爲名匠作，可知。兵燹後，所剩唯是物，所謂巋然魯靈光也。門內庭園修潔，巷陌夷曠，佛宇僧房，處處排構，不復帶一點塵埃。但再造未久，喬木絕少，苔氣尙微，故無幽鬱森嚴氣。歷過烏羽法皇駐輦遺石，密嚴堂

大華曰如時流談詩已

## 南行記

七

秉彜閣印行

又曰一抑一揚死活有法

及本坊，竝輪奐耀日。觀多寶塔及金堂，亦免兵燹者，古雅配門。堂前老松，枝幹專庭，身大而葉少，盤錯及數畝，殊爲希觀。林奧拜興教大師廟，境新水死，到底非高野比。過不動堂而回。聞師之在高野，衆僧嫉其卓出己之上，相謀暗殺，以白刃叢刺之，則不動也，遂不能殺師。故不動之像，今尙滿面留刀瘢，蓋正邪之不能相奪，佛魔之不能相敵，勝負自決于刹那之頃，而陰鷲之理，往往憑物而行，則不可謂無其事矣。夫師以西鄙之子，能立志無上等覺，稜稜俠骨，不屈天下僧徒，巍巍大德，爲帝王所歸依，法流開一派，宗風扇百世。噫，今日幾多俗僧輩，賴祖師遺澤，錦衣而玉食，恬然不知自恥者，實師之罪人也。山雖不高，依人自高，谷雖不深，依人自深。

醒堂曰議論入微

大華曰曲終奏雅一結悠然  
天行曰二句雋妙極有理致  
醒堂曰山不高故貴之意下得尤雅

夜搭汽車至和歌山，乘電車至和歌浦，更賃腕車至築港，則電路已達港口矣。余前遊築港未成，電路未通，故山浦之閒，

不堪電腕兼資之煩，今之來，不知滄桑之變，徒襲用故套，所謂刻舟求劍者，迂愚真可笑也。宿港頭春駒亭，一浴微酌，就館人問熊野航路，答曰：今夜船客滿員，乘券僅餘下之一耳。蓋連日風濤險惡，航于熊野者，已再愆船期，不相往反，故海客停滯是地者，一時爭乘如是。余因欲俟次期航去，然逸今期，明日晴雨果何如，乃決意便乘。舟名愛知丸，老朽而小，動搖甚。下室在船底，卑而隘，坐臥不可立。然幸風浪靜平，航路無恙，不覺入夢。

大華曰：帶醉上船，決無個患，余曾屢用之。

八月三日，詰朝入田邊灣，山水竝秀，島樹依微，相映有趣，倚舷回望久之。近午拔錨向外洋，風漸起，浪漸逆，舟動搖益甚，忽患暈，嘔不能食，僅買水蜜桃，以充饑渴，一臥不叱。每過港，停舟，從圓窗闕觀島樹灣石之奇。然船暈窘我，起坐猶弗勝，況出室移步乎。遂蹉過沿岸名勝，通景如夢，可不惜乎。過

### 南行記

八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夫子未悟太虛乎呵呵。自注：船暈因腸胃羸弱，非因心上迷悟，以己律人，非怨也。

潮岬，舟身左右傾側欲覆，危險弗可言。泊串本，船長使客登岸，蓋慮前途風浪也。余亦欲捨舟，但聞串本距勝浦八里而遠，日亦已暮，陸行不足贖海行之失，船長亦弗強，如有所恃，乃堅臥，與舟共命而行。過古座，風浪益怒，舟低昂，寸進尺退，人與物輾轉反側，頭足相觸，衣囊異處，婦女放聲求救，余頻嘔吐，腹中無物，併膽汁哇之，不潔滿盤，異臭撲鼻。是時余殆非生又非死，不願神佛，又不念家國，所存者，惟我一心，所俟者，唯是天命耳。夜達勝浦灣，峩艦巨舶，阻風水，不能拔錨者數艘，今愛知號以么弱之身，排習坎能來于此，蓋暴虎馮河之事，解丁之迎客者，皆驚歎吐舌。急遽就岸，過一橋，宿商船館，船暈未癒，一浴就寢。

大華曰：盍打鮮快醉一番。自注：上戶解醒以酒下，戶患醒臭猶弗勝，況飲但浴可以解醒。

八月四日，風力未衰，加以大雨，船暈未癒，如患醒然。同館有稻吉雲洞者，靜岡人，以丹青爲業，頗解風流韻事，應其索。

大華曰長價一格

又曰暈解氣平文章神來

作畫贊數葉。京都人村田嘉吉，寓于熊野，販賣物理化學標本者，爲雲洞賣畫在此，聊解棋，爲余說瀨溪本宮諸勝頗詳。播州人赤穗政吉，鬻藺席同宿，亦頗嗜棋，余使之先布井目對局，二人不服，代來挑戰，其技雖太拙，亦足以排雨中幽悶。書棋已倦，賦詩記程，風雨終夜有聲。

八月五日，欲遊那智，風雨未休，臥觀天象，奔雲蔽日，山無寸碧，慮瀑布之觀或爲谷霧所隔，又弛擔一日，復與二商對局。午下乘霽，與雲洞嘉吉相伴遊湯川溫泉，在于距館約一里之外。出勝浦，從天滿村左登，山石秀，溪泉奔，從高處遠望那智灣，淺沙吐雪，環灣峰巒，如圭璋，如筍簞，參差有致，陶詩所謂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者。踰一嶺，循溪而降，巨塘之側得泉場，傑閣十餘棟，而浴客絕少，卻適吾輩靜者趣。浴後與放牛共風于塘澹，清波如鏡，丘陵圍之，可謂勝浦小西湖。

## 南行記

九

乘彝閣印行

也。小酌與雲洞別，與嘉吉歸館，船暈始癒。明日幸得快晴乎否。

大華曰正是蜀犬吠日山水待人

又曰文氣鬱勃  
彌廬曰華評得之

八月六日，晨晴可行，出館向驛，二商惜別。汽車抵那智口驛，村端賃馬車，泝水而行，御者執轡勒，與馬同奔，山愈深，水愈駛，蓋大瀑之委也。約二里，路忽登，我馬瘖矣，流汗涔涔，客往往下而步。過川關井關，抵市野野稅駕，託行橐於茶店。過大華表，拾磴而登，遇樓門，稱勅額門，巨杉夾之，鬱鬱蔽天，幹大可數人圍，蓋千年外物，以繩幣連結兩幹，已覺有神靈氣。細民開店其下，迎客賣邊豆几杖類，石階皆苔，盤回而登，仰看崖頭向天，磴道斗絕，又折而通。每過崖頭，隔數溪，瞰那智瀑布於峰巒積翠之間。磴道幾百千級，氣息喘喘，始克達上方。土人敏於利者，以爲奇貨可居，爭構逆旅，各占便地，以要避暑之客。先賽青岸渡寺，寺屬天台宗，以如意輪觀世音爲

本尊裸形上人開基，在于仁德天皇之朝，距今一千五百餘年。生佛和尚繼興，建立伽藍一字，在于推古天皇之朝。後佛眼陪花山法皇來此，神境愈靈，佛迹愈尊。而堂宇極宏莊，飛棟摩雲，簷牙啄崖。庭上噴水高五六尺，以銅盤承之，溢而落者，分爲數條，潔如寒玉，掬飲三四掌，炎涼乍變。戶外安置觀音銅佛，以攝取來衆。內堂有印度型釋迦寶塔，頗奇觀也。寺本名誓願度寺，因音訛改今名，然字俗不成義。

從背門往，拜熊野夫須美神社，三山之一也。創建亦在于仁德天皇六年，神殿合十有四，皆依神代式構造，不加丹雘黝堊，屋以檜板爲蓋，各設木華表，以榜示神諱。一庭開敞，立銅華表爲正門。第一殿祀大穴牟遲神，一云大己貴，一云大國主，記以爲素尊六世孫，紀以爲其子，神世幽眇，不可攷定。是神經營國土，創醫藥禁厭之方。第二殿合祀家都御子神、國

疆廬曰敝三山祠廟處  
肅穆莊重神肖韓文公  
平淮西碑

## 南行記

十

秉彜閣印行

之常立神。或云家都御子卽素戔鳴尊，日神之弟也。國神建太極，素尊奮神武。第三殿合祀御子速玉神、伊邪那岐神。岐美二神，啓陰陽之道，發祥日向橘溪，後降格淡路之洲，玉神其子也。第四殿名結宮，本社卽是祀熊野夫須美大神，陪祀黃泉事解男神。解之者曰，夫須美之爲言，結也，卽是伊邪那美神、黃神其子也。第五殿祀天照大御神、岐美之媚子也。明德如日。第六殿祀正勝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命、素尊之子也。正勝紀作正哉。第七殿祀天邇岐志國邇岐志天津日高日子，番能邇邇藝命，紀所謂天饒石國饒石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卽是耳尊之子也。降臨日向高千穗峰者。第八殿祀天津日高日子穗穗手見命，紀作彥火火出見尊，杵尊第三子也。與神兄火照命、與海山之利。第九殿祀天津日高日子波限鵜葺草葺不合命，紀作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火尊

天行曰雄健之中有渾厚氣象洋洋大觀

醒堂曰子駿之文往往插詩書語於行文中而不露痕跡尤耐尋繹

彊廬曰古往今來以下可削此處引而不發使人思而得之爲妙若具舉之則淺矣

大華曰鞭之屬之堂堂又堂堂噫橘化成枳醇濁混血可爲痛哭長大息也  
彊廬曰因橘溪生橘枳之論是等湊巧手段不當插之莊論中

彊廬曰由是觀之以李詩爲浮誇者未見大瀑也

之子實是神武天皇之皇考也。第十殿合祀國狹槌尊、豐雲野神、紀作豐斟淳尊。第十一殿祀宇比地邇神、紀作湍土煮尊。第十二殿祀意富斗能地神、紀作大戶之道尊。第十三殿祀淤母陀琉神、紀作面足尊。第十四殿稱御縣彥神社、祀建角身神。或云神化八咫鳥、鄉導神武天皇東征之師。末社二殿、一祀少彥名神、一祀多富氣王子。鞠躬蹴踏、巡拜而過、自覺洋洋如在上、如在左右。是皆赫赫開闢祖神、皇統民族之所本焉、其所過者化、其所存者神、以能平成天地、肇造國土山川、立德垂道、悠悠乎其遠矣哉。橘溪之源、混混如泉、洋洋如海、天日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靡所不暨。神子聖孫、其麗不億、系正而血醇、未曾許腥臊之混于其閒。既往萬千年、我以是承之于祖宗百神、則我亦不可不以是傳之于萬世無窮之後。古往今來、神德愈彰、王業大成、四海萬邦、開協商、

### 南行記

十一 秉彝閣印行

通互市、有無相化、長短相補。獨憂氓之蚩蚩、去純就駁、厭實喜華、往往忘國體之本、與外人通婚嫁者有之、奉異教而不知開闢祖神者有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有之、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有之、遂禽獸其心、夷狄其行。晏子曰、江南有橘、移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我恐橘溪之裔、一留學海外、忽化爲江北之枳穀也。復出自背門、取徑寺側、降至于瀑底、榜曰飛瀧神社、祀大穴牟遲神云。老杉古檜、陰森合谷、根皆輪困生瘻。古祠已廢、不復留遺礎、唯構小亭、可以避雨。亭前凭竹欄、仰瞻飛流、直下百餘丈、闊十丈許、劈破斷崖峭壁而來、雷轟雪涌、實爲未曾見之雄瀑。其從山頂落處、不辨雲與水、李白所謂疑是銀河落九天、庶乎可以當之。偶岐阜人伊藤昌雄伴至、學于舊知高田耕馬者、欲近潭上觀、相共扶往、大石朽株、動輒撐趾鉤

大華曰李廬山瀑布所謂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者乎

醒堂曰狀得尤奇尤妙

彊廬曰子駿於那智橫觀縱觀觸目成文毫髮無遺憾

大華曰瀑議一番允執厥中

衣、瀑勢鼓風、噴沫颯颯、如雨如霧、使人不可息、衣物全濕。一瞥窺之、潭底皆石、水擊其面、奔騰而躍者、蓬勃如雲、起陸如龍、顧視伊藤生、已不能從、回而在亭中。山之半面、地潤草肥、棄材橫在深叢者、蜿蜒如巨蟒、苔巖之出自樹陰者、獐猛如虎豹、余亦躬顛氣戰、不能久立而回。姑就日光乾衣物。又從亭前望瀑布、水與石相搏、躍而下者、處處成瀧、其最壯而大者、爲文覺水垢離遺迹。余亦乘興裸裎、攀援而降、試浴、支流迸出、水力殊弱者、猶能排倒人、瀑勢之不可當可知也。顧是瀑平時水量不太多、故其觀亦不太壯、但其直下之高、他莫復可與之相比、是以擅名于天下、今我以大雨後來、水殊多、觀殊壯、其激瀉跳擲之勢、真不負天下名瀑、豈非我輩之福乎。因思天之有風雨晦明、或喜或悲、或樂或怨、此皆惑也。人事之變動靡常、天何得一一應酬焉。天意至公、惟是以風雨

南行記

十一

秉彜閣印行

晦明行于萬物、萬物各以其意悲喜怨樂、則天將何適而行。風雨晦明、庭巫喜旱、槁苗喜雨、蹈海怨風、觀瀑樂雨、此豈非人事之變乎。故曰禍福無非自己求之者。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以聖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自求福也。復與伊藤生少話、生爲說瀨溪之勝極確、可以補村田嘉吉之言。瀑口與生別、從別路去、出于山麓茶店前、馬車待我、來時所駕。

復來路未遠、歧而左、約一里抵濱宮、賽白華山補陀洛寺、堂宇矮小、林庭呈露、惟竹柏可二人圍者專庭。是地屬神武天皇東征遺迹。按紀、天皇舟師上浪速、向河內、將東踰膽駒山、而中州長髓彥弗順、孔舍衛阪之戰、皇軍不利、轉而向紀南、過名草、踰狹野、到熊野荒阪津、誅丹敷戶畔者、因置行宮、此也。今土人建濱宮神社、合祀天照皇大神、彥火火出見尊、大





南行記

秉彝閣印行

大日本史本紀

延元四年己卯八月九日乙未不豫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十五日辛丑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十六日壬寅崩于吉野行宮。年五十二。遺詔稱後醍醐天皇。河內守楠正行等宿衛戒嚴。天皇天資英毅博涉書史篤信釋氏。臨崩口敕妻子珍寶及王位及命終時不隨者若彼穆公殉三良始皇藏寶玉素所不取但逆賊不平四海未安惟此爲恨。太子即位其任賢使能錄義貞義助之功務成恢復以稱朕志。朕身雖瘞南山而神常望北闕若有墜命者子匪繼體臣乖盡忠言訖左把法華經右按劍以崩。群臣亦奉其言不改服御北面葬于藏王堂之塔尾。

山祇命、又建若宮在其境、正是天皇行宮遺址。又構石室、稱丹敷戶畔墓。憩驛記程賦詩。驛前白沙青松、輕潮近激、涼風拂熱、快不可言。移刻後搭汽車而去、經數驛過熊野地街、積材如丘、層板高於屋、紀南富源之一也。

抵新宮驛、下車、徒行踰丹鶴城山下。約一里、市端過大華表、詣熊野速玉神社、三山之一也、在于神倉山下。凡六殿、其一稱結宮、合祀熊野夫須美大神、伊邪那美命。然夫須美之爲伊邪那美、說者已解之、今此合祀二神、則未可必爲一神乎。其二爲本社、稱速玉宮、合祀熊野速玉大神、伊邪那岐命。其三稱證城殿、合祀家津美御子大神、國之常立命。家津美御子、蓋那智所謂家都御子是也。其四稱若宮殿、祀天照皇大神。其五合祀天忍穗耳命、瓊瓊杵尊、彥火火出見尊、鸕鷀草葺不合尊。神明稱號、記紀二書小異。其六合祀國狹槌命、豐

## 南行記

十三

乘彝閣印行

斟淳命、泥土煮命、大戶之道命、面足命。按水鏡、新宮創立、在于景行天皇五十八年、距今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前。然市井侵境、無山林森嚴氣、唯庭上有喬木數幹、鬱乎成蔭耳。欲獲逆旅、從祠背去、徧過市坊、出于河碛。土民以碛爲家者、遇洪水、荷檐而作、屋蓋柱桷、釜鬲甕缶、戶障度閣之類、堆積如丘、街路半蹙、肆塵爲是、墊塞其口。又聞三日之夜、近街大火、赭然化煙、四日則暴漲及二丈二尺、余聞之、毛髮森豎、竊喜信宿勝浦之爲天佑也。反而復到華表前、宿本多樓。

浴後獨登丹鶴城址、係新宮十郎義盛所築。義盛爲義之季子也、源氏亡、韜晦在此、後改名行家。行家已亡、後爲水野氏所鎮云。從高處望之、前帶熊野川、浩蕩如江灣、熊野地在右、市街殷賑、殆不見寸土。時暮色蒼然、倉皇下城。然以未見徐福墓爲憾、欲必獲之、從別路疾步出于驛外、草原枯幹二株、

牧野藻洲曰通篇殆以  
議論勝而使人不覺其  
爲勃窣理窟非老手則  
不能

其下婦女數人成群而立，欲問之路，近前，人散碑出，得秦徐福三字，以下埋沒土中，不可復讀，廢絕已久，可知也。傳言是碑德川賴宣所立，有旨哉。夫徐福以秦皇之命，入海求不老不死之藥，與童男童女五百人同舟，遙來我邦，實屬二千年前孝靈天皇之時，蓋外人通我之始也。時我朝紀元僅四百四十二年，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蓋無文物制度可述者。西土則經唐虞三代，春秋戰國，至秦聖賢設教，王霸立政，書冊文字已具，衣冠几舄各有章。徐福之以童男童女歸化我邊疆者，蓋出于避秦之計，與商山四皓、桃源諸隱無異。按史記，淮南王安傳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

南行記

十四

秉彜閣印行

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又云，始皇本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又云，淮南王安傳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然我當時已有天皇君臨四海，則徐福之來，固不過受塵爲聖人氓。廣瀨淡窗所謂平原廣澤皆吾土，誰許徐生立作王，是也。按徐福徐市非有二人，福市二字，古音相近，遂以通用耳。振猶童也，蓋當時徐福所齎至童男童女之外，五穀百工，財賄器用及射御之屬皆備。速玉祠什寶中，今猶有鞍勒及鏡，依西型者存，係徐福遺物云，或信。獨惜舟中所載，唯是人物服御，而無片簡隻字以貢獻于我也。徐福之來，幸在秦火之前，如其有憂道之志，必先收拾綱束古來聖賢一

太華曰知始皇不可諫而先去之可謂不智乎

醒堂曰斷得尤確

藻洲曰當時我邦未有文字假令徐福欲講譯之未知以何法作者必有說敢質又曰足利義滿遣僧絕海使于明太祖問徐福遺蹟海賦詩云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隱萬里好風須早歸太祖和詩云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徐福事膾炙彼我人口久矣今作者訪古憑弔有此作亦是闡幽一事

大華曰同感  
疆廬曰徐福得知已於二千年後

天行曰忠厚之意平允之論鑿鑿可聽

切經典、以藏諸東瀛也乎。但其爲人、不過一方士、平生所嗜讀、蓋神仙黃老等書、故其遺化流風所及、漠然不過印仙跡於西海之陲、南海之滋。我西肥金山中有徐福祠、屬其遺跡云。神皇正統記稱、始皇求仙藥於日本、日本亦索以五帝三王之書、始皇悉以贈之。歐陽永叔亦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恐是得于稗官小說者、固非可信憑。後五百年至應神天皇之朝、肇有文字。然當時我猶屬草昧、徐福亦唯一方士、無才學之足以譯述而講明之、則雖有經傳、誰授而誰受之者。故其所謂五帝三王之書、我視猶狗前黃金、未能知斯道所寓、因自寶而存之、不獻之朝廷、借帝力以保百世、而委之邊陲、年所已久、蠹朽剝落、不復留斷簡隻字、亦不可知也。鄰村三輪崎、海上距數百步、有字曰孔子島、雖不詳其由、而徐福之與孔子、未必無因緣。因以推之、我北畠准后及廬陵所稱、猶似或可述。

### 南行記

十五

秉彝閣印行

況又秦人之歸化于我、播五穀以厚生、移百工以利用、童男童女子孫蕃衍、習且傳、於我受益者、亦決非尠少乎。我有秦姓、可以徵也。後來米人彼理來于浦賀、通互市、我國勢因以大變、駸駸不息、以致有明治之文明、今人或德之、鑄彼理銅像、立之埠頭、長仰其舊恩。夫彼理不必以好來、而今人猶以恩報之。徐福則慕我歸化、而今人少記其名者、何今人之薄于古而厚于新也。抑徐福之行、自秦而視之、其以方術進者、蠱君也。棄君命于海、不忠也。歸化東方、貳心也。誘拐童男女、賣國也。其人殆不足言。然自我而視之、真是殖產興業之本、而文明開化之始也。後人豈可忘之乎。距徐福墓三町許、有小壠七封、稱從者墳、日已暝、不見而去。

八月七日、快晴、然熊野川猶漲、恐水路或不通、沙際就舟人謀、前日避洪水者、蜂屯蟻集、各結其舍、拮据奔走、雞犬放

大華曰一幅富川屏風  
巖

醒堂曰此段記事摸寫  
如畫縷述如話勝拙堂  
翁下岐蘇川記不啻數  
等

悔庵曰廢作顛  
自注水壯不前力索坐  
廢也

醒堂曰左濁右清八字  
綦簡潔雖柳記恐避三  
舍

彊廬曰讀者亦握汗  
大華曰無非有巢氏乎

牧其間猶過亡國敗墟。偶與余同館者有京都高等學校生  
二人曰山田卯三郎曰谷村敬介亦與余同欲遊瀨溪詣本  
宮者相得喜甚。辰牌舟人艫舟來迎乘客十有二人遮日以  
帷幕篙手三人一人艫端橫一木就淺處推而進二人挽綱  
索在右磧上流急舟遲川身深回處斷崖拒舟磧忽在左岸  
於是篙手三人合力振柁操櫓截衝波而過水勢所激卻退  
數十尺客爲是悚然如是者數次一左一右蹈磧而進時又  
得順風借帆力助之兩岸峰巒疊峙層聳總非凡姿過淺里  
村排帷幕而出山水秀壯人家稠密奇巖突出中流者有似  
砥柱一壑懸水崖樹映帶之極有畫致及泝上流水路多湍  
而無磧舟掠右岸而行巨石檉柳相支撐人與舟動輒欲廢  
前頭飛瀑從兩崖下者三處一如頽雪一如拖練一如白蛇  
此間斷巖參差苔樹纏之山數峰亂立半空使人顧望不忍

### 南行記

十六

秉彝閣印行

去過和氣三津兩村谷雲忽起驟雨大至急張帷幕防之而  
涼風爲是一掃午熱快弗可言抵宮井村泊舟二水來會左  
向本宮者九里峽是也右則自瀨溪來者呼曰北山川左濁  
右清涇渭自別頗奇觀也。

時已加未牌從此泝瀨溪陸路四里而遠非窮日之力不得  
達焉然距玉置口約三里宿此翌日以舟觀瀨溪亦可也但  
始歷之境不得鄉導往往易陷深山大壑遂欲附舟窮水路  
之勝而篙手頗貪利比之村田伊藤一子所語實十倍矣乃決  
然舍舟託行橐於水邊逆旅輕裝徒行谷村山田二生亦奮  
相俱遵水泝行處處經洪水橋落途絕揭厲過之而草茅之  
挂在梢頭者亦是氾濫所爲暴漲之高可想過九重村逆旅  
瀨川岸者半崩潰無路從室間過檐端延頭窺之牀第已脫  
直臨深淵高崖百尺下維扁舟大如落葉三人相顧股栗從

彊廬曰意到筆隨如麻姑搔痒

此離水入山，踰高嶺者二三巔。過竹筒，遇歧卜路，從二人之言而右，土赭樹瘦，細徑羊角以登，然後層累懸下，殆非人境。瓜蔓水生，一溪環流處，無略約，而水清淺可馮過。山童四五輩，捕溪魚為遊。前村曰玉置口，農漁數十棟，欲就索宿，偶篙翁蚩蚩然在前，面貌酷肖我鄉癡漢權也。試問船價，雖亦不太廉，比之宮井篙人，似較不貪。二生亦云，宿玉置口，不如宿田戶之有趣。田戶距此一里有半，聞其地有逆旅曰瀨亭，遊瀨八町者，不宿于此而可乎。乃備篙翁。時翁父子蓋已載客上下瀨溪者，頻呼兒艤舟，兒充耳弗應，翁鼓勇獨往，山田生操棹助之，谷村生則與翁合力，挽綱索在磧上。遇急湍，舟寸進尺退，余亦揮棹在舳，棹未及底，激流奪之，動輒欲併身沒水，飛沫颯然如浴。少焉舟在湍上，山忽蹙石，忽奇潭，流深碧，屈曲潑洄，斷崖峭壁。水路已窮，搖櫓回往，則水路又通，一闔

又曰實況如睹

### 南行記

十七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瀨溪之勝任手拈出行文奇絕猶斷崖峭壁奇岩怪石  
樵雲曰永州八記無論千古名文然小景幽壑無斯偉觀  
彊廬曰似賴山陽耶馬溪記而措辭樸實無粉飾為勝

一闔，愈入愈邃。時日已暮，夕陽入峽，兩岸奇巖怪石，皆倒蘸在水，上下倍觀。如龍之翔，如虎之蹲，天柱斯折，地維斯缺，屏風然，釜鍋然，烏帽然，佛象然，夜叉然，或成洞門，或成陷窞，或懸崖欲落，而樹根纔支持之，或危峰削立，苔樹踈密成態。飛瀑自崖頭下者，或直瀉，或斜走，淙淙有聲。如是者約八町，所以獲名。篙翁曰：釜巖之前，平時下錘測之，深二十有五尋。皆吐舌。天已暝，舟泊神下村瀨亭之下，俗稱田戶，即此。謝遣篙翁，約明爽復以舟來迎，觀上瀨之勝。亭在于百尺崖頭，鄰保十數棟，結構頗大，蓋備雪也。然是地阻在深山絕壑之境，來伴者唯是白雲明月，幽鳥哀猿耳，非有仙緣者，弗能久住于此。浴後傾麥酒，朗吟先師瀨溪詩，使一生聽之。其詩云：清如明鏡，碧如油，斯水名泥。何所由，神斧裂巖為兩岸，銀河落地接三州，洞門深處天光透，木杪高邊雲影浮，仰見茅檐三四五，安知不是葛仙樓。夜涼無蚊，不須囑，但蚩子視燈四集，往往螿人，故館人舉炬戶外以誘之。



南行記

秉彝閣印行

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宮女辦內侍遣卒迎  
 之內侍在輿中悲泣正行悉斬其卒送還以聞帝詔即  
 賜內侍正行辭以歌曰  
 斗氏毛余珥奈我良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  
 乎以加傳牟須波牟 大日本史

大華曰形容如畫

大華曰我上下富川前後五六回自嶽澤至岩淵水程百六十里其間奇巖怪石絕壁蒼崖水石之觀略不減瀟溪但水勢緩急之與古松偃蹇橫斜決非可與瀟溪同日而語願為暴風雨所括亡乎

樵雲曰極力摸寫奇景一一在目老巧無比

醒堂曰昔者賴子成過豐之耶馬溪有記然後馬溪遂著於天下今子駿游紀之瀟八町又有記則知後來瀟之著於宇內子駿此記與有力焉也

大華曰文中有畫畫中有詩

八月八日、曉霧埋山、開闔變幻、淡濃異色。早起、與二生渡別溪線金棧、兩崖椽榑木、以鐵索聯結之、橫板成道、幅三四尺、板板不接、步步生空、線金錯綜之、以通飛橋者。長約百閒、拾板以進、至其中央、左右動搖甚、猶坐搖籃。下臨絕壑、亂巖喬木、皆在股間、洞洞然、屬屬然、非神全者、不能保色。歸到于亭、篙翁與一篙手、艤舟來迎、同館便乘者二人、曰北村倉之助、曰谷本善夫、竝泉南箱作人。泝往五六町、是為上瀟、山愈高、水愈壯、而巖狀愈入愈奇、乃如獅子、乃如蝦蟆、乃如松蕈、乃如筆架、乃如蜂窩、或岌岌如殘壘、或層層如積材、或揖讓立、或磬折俯、或偃蹇、或欹側、欲墜欲僵。而巖身蟲蟲無首者、半脫無脚者、禿髮踈踈生矮松者、岑然怒張欲攫人者、奇奇怪怪、殆不可狀。殊如山碧石白、霧色彩之、有丹青不描到焉者。時驟雨沛然、谷霧蓬蓬勃勃、膚寸而合。且從此上流山蹙

南行記

十八

秉彜閣印行

水險、不復受舟、急回棹而去。凡瀟溪山水、譬之南畫、上瀟以雅致勝、八町以雄拔勝、下瀟不足稱、然亦他州所難得。且山之幽邃淡濃、水之緩急動靜、飛瀑之縱橫瀉下、石之瑰奇、雲雨之變幻、皆足以悟詩文書畫之妙。復過瀟亭之下、仰看仙栖、別情不盡。又顧飛棧、見板而不見線、有似飛船航空、亦是瀟中一奇觀。又下、諦視昨暮所過、巖洞瀑泉、愈多愈可喜。然而深山壯流、氣象雄大、實天下奇勝也。

須臾達玉置口、余等是行、遡游頗熟、未得快心下流、欲一棹併之、於是篙人各就岸、取蓑笠于家而來。湍急舟走、處處盤渦、沄沄、舟為是翻弄數次、然後不棹而逝。篙翁在艫端、面笠仰臥、軒駒和水聲、一人在舳操舵、吹煙而坐。兩岸之山、鳳翔鸞舞、龍躍虎蹲、循川勢迂回。過九重之下、匯流成淵、隕岸在上、仰看來路之險。雨復至、舟行如箭、回視兩岸、山漸踈處、澗



彊廬曰煙雨句狀得妙

村數棟、隱見於嘉樹美竹之中、煙雨斜及之、亦是畫中趣。不多時而達于宮井、頗有李白江陵之興。

欲命舟更泝九里峽、自本宮至新宮九里故有是稱抵本宮、而篙翁是日午下

載煤炭向新宮、擇利不應。時近午雨止、且就岸上逆旅、取所

託行囊、別備土人、舟大且新、篙手三人屬焉、驟雨屢至、衣囊

盡濕、篙手皆壯夫、有力如募、殆無水行舟者、或馮過沒脛、或

盪行怒腕、挽索在沙磧者、肩背俯行、如蜘蛛然、奮桂棹跨舷

者、髀臀隆起、似駱駝狀、是以水勢太壯、而航路極為快速。川

身濛洄處、水層層成湍、沙磧堆積、厚六七尺、隨陷隨崩、篙人

推挽甚勞、過網代淵、碧潭如藍、上有懸崖、叅差競秀、苔樹纏

之、蒼潤而幽鬱。中有樵舍、炊煙方生、宛然神仙境、顧望久之。

兩山稍踈處、豁然成村、右曰高山、左曰請川、一水回流來會、

沙磧及數百畝、篙人頻勸云、遊湯峰溫泉者、於請川下舟為

醒堂曰摸寫逼真非子  
駿誰能至此

彊廬曰硬語似韓

天行曰隨筆寫去巧緻  
乃爾

彊廬曰遠韻似歐

### 南行記

十九

秉彜閣印行

彊廬曰實歷之語筆致  
乃活

捷。然余歸途不欲以舟還新宮、故先賽本宮、而後遊湯峰、取  
路於中邊地、蹈始歷之境、以大成熊野之遊、是吾志也。因斷  
然斥其言、使更泝往、大雨又至、水轉怒、舟轉難、篙人橫過曲  
往、巧避險就易、忽截激流、泊于前渚、此為本宮。是閒經洪水、  
傍砌多化沮洳、橋失路淪、不可復著步、揭厲而過。雨益急、傘  
子欲破、蹙蹙而行。過驛二三町、私語橋外、詣熊野坐神社。惟  
是一小丘、然神境靈秀、肅穆可敬。適丁遷座之典、巫祝民人  
胥集、恭講其儀、拜跪久之。

謹按社史、本社祭神、第一、伊邪那美大神、熊野牟須美大神。  
第二、伊邪那岐大神、速玉之男神。第三、家津御子大神、亦名  
熊野加武呂命、稱本社。第四、天照大神。以上稱上四社。第五、  
忍穗耳命。第六、瓊瓊杵命。第七、彥穗穗出見命。第八、鷓鴣草  
葺不合命。以上稱中四社。第九、火軻遇突智命。第十、埴山姬

醒堂曰禮所謂春約夏  
禘秋嘗冬烝是夏殷之  
禮也周則春祠夏約秋  
嘗冬烝約一作禴故僕  
意改作春祠秋嘗或禴  
祠嘗烝何如

梅庵曰郊特性祭義有  
春禘秋嘗之語依舊似  
無妨

大華曰反說一段漸入  
勤王

命。第十一、彌都波能賣命。第十二、和久產靈命。以上稱下四社。其創基在于崇神天皇六十五年、距今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前。神座原在浮島原、熊野音無岩田三川合流處。明治二十二年八月、十津川大漲、下流被其害、神域盡喪舊物、而上四社猶存、翌年遂遷座于此、合祀中下八社。更又立攝社凡九、曰產田祠、祀伊奘冉尊、曰御戶開祠、祀天手力男命、曰海神祠、祀綿津見命、曰瀧姬祠、祀湍津姬命、曰市杵島姬祠、曰八咫烏祠、祀武角見命、曰高倉下祠、祀高倉下命、穗屋姬命、曰大國主祠、曰須勢理姬祠。立末社凡四、曰祓戶天神祠、祀天兒屋根命、曰眞名井祠、祀天村雲命、曰月見岡祠、祀天照大神、月讀命、曰音無天神祠、祀少彥名命。春禘秋嘗、以到于今。由來是社稱熊野本宮、與夫新宮那智兩山創營、前後本末自殊。及中世、僧道占據于此、專掌神事、改本宮稱證誠殿、

### 南行記

二十

兼華閣印行

新宮那智則名兩所權現、總稱三宮、曰熊野三山。至明治四年、本宮特列國幣社、從延喜式所載名稱、又改曰熊野坐神社。

當享保末年、三山衆徒、大謀貨殖、以幕幣二千兩爲本、更募財諸州、合資爲十萬兩、結社號熊野三山貸付所、更配置支社於京阪兵庫奈良等、弘種母金於公卿諸侯伯之間、將以其子金充物府庫、擴張神業、兼當祠殿營繕費。王政復古後、請朝繼續其事、至明治四年、子母金合算六十三萬兩餘。然是等債券多行於舊藩臣隸之間、藩已廢、遂失回收之途、既往百三十六年來、貨殖漠然一空、豈非緣神不享、非類也歟。然古來三山之徒、隱然蟠據一方、雖非無時阻王化、攘王土、搜王民之弊、亦頗知順逆、明去就有見義而爲之勇。乃如俠僧文覺、頌諸源以高倉宮令旨、乃如熊野別當湛增、武藏坊

辨慶、怪力驚世、偉迹傳後。元弘之役、則土豪湯淺保田貴志諸輩、競起應官軍、運糧援助金剛山城守之軍。脇屋義助將赴四國、募義兵、新宮別當湛譽、湯淺定佛、山本判官、東四郎、西四郎以下、具糧仗及兵船三百餘艘、送之田邊灣。及賊將畠山國清來侵、則四條隆俊與楠正儀合謀、破敵龍門山。及畠山滿國踵至、則楠次郎奉戴皇孫義有王、據有田郡湯淺城。由是觀之、深山大川之境、靈淑所鍾、正氣磅礴、自輩出異人傑、士忠臣義僕不絕。至幕末、三山衆徒、大發揮勤王精神、應召直入京、警衛禁廷、更奉朝命、以汽船致遠、丸從兵庫、航于函館、或載兵向津輕青森、或運糧向秋田船川、又以精米五百苞、獻納江戶大總督府、此其殊勳偉績、今古奕奕有光。前而拜稽首、顧視他四客、早已回踵、蓋不拜而去也。吁、倉也者、軍人也、善夫、農人也、卯三與敬介、竝居上流學府、然而皆

## 南行記

二十一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此即僕之所以不取於野生與都人也  
梅庵曰豈下添此如何

樵雲曰慨當以慷

不知拜社稷神靈。夫敬神之道、我邦固有之俗也、古來雖三尺童子、猶知神前叩頭之爲禮、今則遠方來至、過神而不拜、視猶一個骨董、咄、何等輕佻浮薄。然豈止四客哉、今人無教者、知拜佛、而不知拜神、其有教者、併神佛不拜、以爲不足拜也。噫、敬神之道一廢、而君臣之禮薄、君臣之禮薄、而父子之情衰、幾何其不爲夷狄禽獸也。

從驛背入山、雨益至、路登林鬱、嶺頂過小栗判官助重車塚遺迹、夫人照手姬、載病夫到此、貞烈勵人、路降谷盤處、此爲湯峰、距本宮一里而近。湯煙濛濛生澗、傑閣二三軒、雜以編茅。宿東館、泉場第一巨構也。隔澗與之相抗者爲伊勢屋、泉室在其前頭、架石橋通之。傍有庵室曰東光寺、古之巨刹也。安政中、地震盪之、明治二十二年、洪水潰之、三十六年、祝融赭之、併一村破滅全盡、今存者不復留舊觀、可不惜乎。暮夜

再坐湯極佳適慰疲館又輪奐服御修潔皆喜出于意外。  
八月九日宿雨沛然溪水成瀧更宿一日待霽坐湯三次小栗判官之浴槽以石蓄泉在前澗中葺以杉皮極爲古雅。溪方漲水汨沒之竟不可試浴思詩而坐同館人有勢州人岡某者修驗之流也其爲人真率呈箒索書谷本北村二子僅解棋山田生又解象棋且對局數番雖技拙少興正是爲之猶賢乎已者局已收與四客議歸路之計余初志不在水行而在陸行山田谷村二生則欲回至勝浦遂航于二見也頻勸水行之利而說陸行之難余亦危前途不敢決夜豪雨益至不知舟路亦何日通也鄰室有篙手一二人從客來宿結網竟日問之以開帆之期所言使我失望時余雖資斧猶有餘信宿之糧未足爲憂空消費好日於溫泉場裡此豈文人墨客之事也乎聞遊熊野者有大邊地中邊地二路大邊

南行記

二十二

乘彝閣印行

路從田邊遵海過東牟婁郡經串本古座勝浦新宮達于本宮中邊路則從本宮山路過西牟婁郡踰岩上大阪諸大嶺出于栗栖川而後達于田邊行程殆二十邦里非勇者不能立志北村谷本二子則頗憊憊之余亦貪生路之勝且欲途次觀南朝忠臣橫矢氏館址及遺物也約與之偕是心一決不敢爲雨廢也。

八月十日宿雨愈急熊野洪漲可知也朝與北村谷本二子結束衝雨而發阪路小降遇水曰四村川向左而流蓋到請川村合九里峽者橋自磧中突起梯而登過之叩一店購油楮裏橐防雨經湯川谷皆地村武住谷又過一橋傍前岸而行又過一橋橋皆無柱脚故雖有洪水不能奪之又登路愈高壯流往往成瀧聲如風雷過逢瀨水分流左清右濁粗似宮井橋斷互獨木通之又登溪閒製材爲業積材埋川殆不

疆廬曰這般境地亦苦亦快  
大華曰山水之游著履  
抑迂蓋著鞋子無遠慮  
則有近憂夫子所語敢  
以爲獻

又曰天誘其衷

見水。巨屋以水電構機，鋸材爲板，轟轟有響。過礫谷，雨水所暴，樹拔石崩，道路爲是囓蝕，下則臨不測，踟躕而過。傍看，迸水下，林巖者，綏綏灑灑，清潔如玉，且掬且進。比踰小廣嶺，罷極欲廢，屐碎而跌，犖确嚙足者，痛弗可堪，拾委屨，蹈之，得以緩痛。阪降，經葺石入近野村，且憩一店，辦午厨。又行，過近露村，是地屬南朝忠臣野長瀨六郎盛忠七郎盛衡兄弟遺迹，就土人問之，老稚皆不之知也。叩郵亭，質之亭長，卽其二十三世孫也。驚喜索觀遺寶，搜神壇，拂塵匣，出錦囊中綸旨及家譜，見示。元弘二年八月中，護良親王之出于熊野，入十津川，過小原也。玉置庄司盛高爲賊禦之，事頗急。盛忠兄弟聞之，疾驅赴難，橫擊賊軍，潰散之，遂扈親王達于吉野，親王嘉其殊功，賜姓橫矢，故盛忠子盛滿稱橫矢六郎。盛滿子盛朝，盛朝子盛矩，竝稱野長瀨六郎。盛矩有二子，兄盛高繼父祖。

### 南行記

二十三

秉彜閣印行

姓名弟盛實稱橫矢三郎右衛門，於是子孫分爲二氏。盛忠之時，以其住近露，一號近露六郎，世襲之，故綸旨亦依其稱。盛忠弟盛衡殊勇敢，其在吉野，屢立戰功，居六勇士之一。盛忠又通聲息於金剛山，竊給糧食，以成楠家勤王之志。恭讀綸旨，賞近露六郎勳功，補備前國吉永保五分一地頭職者。而係正平三年八月七日右少辨所宣，則事屬後村上天皇在南山，小楠公已歿，逆賊尊氏大得志之時。其所以賞之者，固雖不可的知其爲何事，以山中一豪族，拜綸旨賜采邑，功烈之非小，亦可以知矣。忠臣餘慶所及，子孫連綿弗絕，以至盛一，實二十有三世。視之彼賊魁一時成惡，僅十三世，弗祀忽諸，而黨孽玉置輩一敗潰滅，無復遺類者，福善禍淫之理，果不誣也。但憾忠臣遺迹埋沒亂山絕谷之境，不甚顯世，大激厲盛一而去。遇日置川上流，頗巨浸也。過橋，從田塍徑行。

大華曰扶正統決非小也

大華曰如日向山中  
醒堂曰雨正霽四語典  
雅古與今人解之者幾  
希

大華曰僕蹈鞍馬之雪  
歸途宿貴船亦有此趣  
味距今十有五年矣

樵雲曰久米失通夫子  
發勇得意可想

彊廬曰小題大做割雞  
用牛刀

得大路問樵夫取捷徑而登迂回繚繞行行不窮石出泥滑身力殆盡此謂大阪嶺中邊地之難路也阪盡合大路傍看捷徑橫絕脚下而通然余等懲前敗蹈正路而行迂回巨谷高嶺者不知幾處雨正霽彩虹現前白雲英英連山如海阪小降處店頭一行商笑余等不捷而路之爲十四五町之迂導以前程捷徑路傍左登入林踰高原嶺行商陪至阪急降過陂塘一碧湛然憩山店時足指皆仰前途尙遠日將暝乃健步駿行囊橐在肩者漸加重痛楚入肉雨又至不覺失擔北村子本出軍人脚健力兼見余如此代余併擔步武如飛於余爲橫矢盛忠之偉勳谷本子病趾屢在後山麓過一橋水漲將墜禁車馬不通運輸停滯物資累累相仍前岸爲栗栖川村大川擁之濁流渾渾一村皆水也入夜宿村端喜樂亭從湯峰至此十有一里上座皆廢館人以美姬待客入熊

### 南行記

二十四

秉彝閣印行

野以來所至宿痛無鹽今忽遇毛嬙西施嫣然進浴

八月十一日晴日促人然脚痛未復晏起鼓勇而發同宿學童田岡某亦從遵水而行洪漲嚙崖蝕土路半陷沒處攀援匍匐而過外人積載而至者遇此留滯人與牛爭道行二里半抵鮎川村憩一店川開山秀樹石可愛前岸有村老幼徒涉來去極有風致距此數町入驛店婦強辭茶儀弗受山中之人質實如是賃馬車而去路坦而轍跳欲睡不可睡約四里達于田邊街口詣鬪雞祠傳言祠立于允恭天皇八年舊稱田邊宮後熊野別當泰救曾孫湛快兼掌祠事改稱新熊野湛快子湛增來住于此稱田邊別當源平之戰意持兩端潔齋七日因兩家旗色擇赤白雞各七羽相鬪見赤羽悉敗以爲神勅也決意從源氏遂有鬪雞之名然是皆後世愚俗之說而識者之所不屑焉咄湛增何物鬪雞以與其雄鳴者

是豈知義之士乎。況以是爲出于神勅，誣妄亦甚，有神何有于源平私讐。湛增姦點，託焉以立信其師，蓋兵家慣用手段。愚俗看以爲信然，可笑。出祠，一路過市街，抵扇濱，澳面水碧沙白，遠近島嶼，點綴岬端，眞畫景也。埠頭與泉州客別，乘小汽船，航于瀨戶鉛山，湯崎溫泉是也。島與島之間，奇巖人立，近而視之，有似大蝦蟆。而石之成黑壤者，浮漾波面，潮來則激簸噴雪，洞門朗開，透見諸嶼，名圓月島。綴岬端而進，湯崎在前，高樓傑閣，參差倚丘，碧瓦粉壁，輝映海日。岸上之民，依溫泉成一市落，多是逆旅佃漁。余欲宿舟中所見崇臺，而旅處已久，涉暑犯雨，衣汗面黧，蕭然踵門，一見非幸代二舍之客也。館人皆以室滿辭。終下丘，宿埠頭傳舍淡路屋，同舍郎養肺者，出入吾室，頗通殷勤，且慢辭令避之，去浴溫泉。泉場大小凡六七槽，各殊質適，病云。傍岸而行，浴金液泉，以巨巖

南行記

二十五

秉彝閣印行

大石蓄泉，錮隙以防混潮，湯沸沸生底，枕石橫浴，殊爲暢適。槽前則怒潮抵巖，雷擊雪碎，漁夫數十輩，體如銅鐵者，與外客混浴，女槽與男槽，僅隔一閑，相闕亦非禮坊之道。去而過館前，浴西端一槽，井檻蓄之，沸沸如玉，深及人長，極爲淨潔。但槽前潮來者，溷濁揚泥，頗損風致。是夕欲觀千疊巖，以暝不果。夜半鄰室衆客沓至，皆阪中饒舌漢，喧囂破睡，館人又背約移余矮室，以納衆客，市道不義至此。

八月十二日，晴。早朝阪客舉轉宿，館人以義哀請弗聽，吁，館人已則不義，而望人以義，難矣。聞船期在午下，乃欲觀千疊巖，從藥師阪登，右徑田圃踰一嶺，約十五町出于海岸。巨巖夷曠，闊及數十畝者，礪砢成砌。怒潮所蝕，石層層成階，以出，升降如意。海上潛巖，橫絕于水者，潮來則飛沫如雪，漁舟二三點，挂帆來往，浴客之垂釣坐巖端者，處處成群，然意態

大華曰豈甞水石乎詩  
書畫皆然余聞東坡自  
海外還其書多作古木  
虬龍狀云  
彊廬曰屎圈入文而不  
傷情趣者爲字雅也

都而不雅。巖上放眸，一碧皆水，南海諸島，淡淡如有如無。隔崖門欲看三斷壁奇勝，就農婦問路，獲石標右入，過澗出于一大磐上，巖狀縱橫龜裂，卻有千張席之觀。海脣巨巖拆裂陷沒，各成海門，凡三處，潮來則激其陰，鞞鞞有聲，所謂三斷壁海門巖蓋此。海心飛巖如橋者，正與夫千疊巖相對，喚則可響。此間水禽之聲如嘯，凡是地之勝，巖狀非不奇，然海岸風潮所侵，苔樹不生，唯是裸裸然。殊余已遊瀟溪，飽水石之觀，眼肥識高，到底難爲石耳。患泄，以石坳爲圍，濯以殘潦，驚禽一嚇，爲是泚頽。歸途從別徑降，復便浴金液，熱不可久坐，蓋朝夕溫熱自異乎。

午下三點鐘，便乘武庫川丸而去，船體巨大，非來時愛知號之比。上甲板納涼，顧望熊野諸峰於雲外，蒼蒼盤鬱，氣象之雄，形貌之大，與他培塿丘垤不同，依依送我，頗有別巨人之

## 南行記

二十六

乘彊閣印行

想過田邊灣，青未了也。行看沿岸峰巒而過，來時不能見者，歷歷在指掌。過御坊又停舟，舟人往往下餌垂綸，無獲亦一興也。舟又發，繞日岬，山容極溫雅，岬端設燈臺，沿岸島嶼數點，晚雲搖曳，如絮如縷，夕陽映之，景致淡宕，陸上不能得者，耽戀顧望而過。凡南紀之山，田邊以東，以幽鬱勝，以西以溫藉勝。比入和歌浦，萬燈在水，浦上附電輪，抵和歌山驛，宿三角亭。

彊廬曰萬燈在水一句  
簡而盡

八月十三日，朝附電車，抵竹垣城外，步從扇巷入，過相生北坊，訪南越同僚濱田康三郎，母兄俱悅。室多筱崎小竹之書，見家風有素。遂伴子康登竹垣城。山曰伏虎，故又有虎城之名。碧瓦粉壁，建築猶新，而莫舊物可觀。且憩冰店，一喫洗暑。門前又附電車向驛，移乘汽車，過紀川，抵加太浦，子康送至。同詣淡島祠，祠祀少彥名命，大己貴命，及神功皇后。按舊



記、延喜神名式、書曰、加太神社、神名帳曰、粟島大神。續紀、加太作賀陀、古歌或作形見浦、形見瀉海、國音相通、蓋古斥鹵之地乎。是地距淡路島四里許、中央二島相竝、宛如雙眉、有伴島、友島、妹島等之名。一灣清波、縹緲無際、白沙青松、叅差成岬、真畫景也。如謝人事、結廬方外、如斯之境、可託終焉。試就船亭問鳴門航路、及淡路諾冉二尊之神迹、店人作圖、殷勤示之云、神迹蓋郡家伊弉諾神社乎。郡家在淡西北岸、鳴門在淡西南海上、航路叅差、併遊甚不便。寧從東岸志築下舟、橫斷一島、出于郡家、而後航于阿波撫養、則可以盡鳴門之觀也。不然一路向由良、待舟帆之便、過南岸福良、航于撫養、而後及郡家、何如。開帆之期、又在日夕、是以余意持兩端、未能決也。子康就祠前露店、饗以鰻飯瓜穀、情味兼至。偶見前渚扁舟載客將發、就而謀之、航于由良者、待日夕船亭之

### 南行記

二十七

秉彜閣印行

大華曰無非決成敗之幾於呼吸乎

又曰靈境易逸況於俗物誤人乎作者之遇道士實神助矣

期、不如便乘之利也。舟子招招促之、乃倉皇與子康別、揚帆而去、相顧望久之。

舟過友島之間、泊島陰者再、島人老少相攜來觀、莊子稱、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豈不信耶。舟又發、客有道士二三人、跋涉天下名山勝水者、試問二神靈迹、答曰、有之、今猶稱曰礮馭盧島。從洲本至福良途中、有一小丘、環以田圃、由良距洲本約二里、洲本距福良四里半、迂回一二里、併八九里、車走窮日之力、可一拜而達焉。余驚喜曰、此也。二神之舊、恐不在于郡家、而在于此、淡島之神、蓋誘吾衷也乎。繞奇嶠圓山島、達于由良港、從加太至此、費約三時、時已加申、街上喫瓜消暑。急賃腕車、遵海而走、道路修潔、松沙明媚。過洲本三隈公園、松林華館傑閣、隱見其中、皆逆旅也。林外仰看高隈山城址、築石層層、古松成蔭、市街亦殷賑、肆塵聯軒、物

大華曰掃地焚香而坐  
王風萬古乾坤靜

資堆積，蓋島中首港也。一路縱貫而去，街端移乘馬車，中學  
生賀集某，爲余說地理。過廣田中山二村，約三里抵八木村，  
從此距福良正路約二里。橋前移乘腕車，取徑于右而行一  
里許，入榎列村，有水曰幡多川，潺湲有聲。右取細徑而入數  
町，下車拜礪馭盧島神社，實是我國開闢祖神伊弉諾伊弉  
冉二尊降自高天原，立于天浮橋上，以天瓊矛探滄溟，發見  
諸島之始迹也。一丘突起，白沙蒼松擁小祠，洋洋在上。祠隸  
小店相對在下。時日將入，莽莽蒼蒼，猶在乾坤草昧之世，拜  
稽首而降。夜色已及，不見浮橋遺迹而去。過川，從榎列迂回，  
經市村神代村賀集村，隔煙拜淳仁天皇陵，一林深叢，繞以  
御溝，岑寂幽鬱，使人肅然。噫，天皇不幸遇淫亂之朝，母子失  
位，廢錮孤島而崩，千載之下，聞者莫不憤惋。然芳魂不滅，長  
爲一島之鎮，自施王化於冥冥之中。降而出于正路，過國衙

### 南行記

二十八

乘彗閣印行

大華曰可以洗詩脾

驛，達于福良港，從八木村迂路約四里之程也。宿港上逆旅  
藪萬離亭，窓前瀕海，潮聲終夜如雨。

八月十四日，晴。上門前八阪祠，展望朝舟發福良灣，入頗  
深，成一大湖，長岬斗出海上，十四五町。繞岬端于西，則阿波  
撫養港，宛在舟人指點之中，不移時而達焉。且卸橐逆旅宮  
崎屋，從別埠以扁舟上，前岸一島，呼曰土佐泊。踰一阪，出于  
東澁，從大毛山下，向鳴門公園。此中無流泉，圃圃種甘藷西  
瓜。一路二里，抵公園麓。踰一嶺，又登，有觀望臺，前瞰鳴門海  
峽，飛鳥裸島，點點相對。下臺，又行數町，得平地，海峽愈近在  
目前。觀潮樓，店員出迎，小憩啖西瓜。樓前又取一蹊，登孫崎  
岬端，潮流渾渾，在顧眄之下。時已近午，潮落瀨生，鞞鞞有聲。  
而水從大毛山下一峽奔注者，抵岬端爲內洋潮流所壓制，  
盤旋成渦而去，吞而入底，忽又吐而出之，處處生波紋，大小

又曰瀨溪奇勝承以鳴  
門壯觀筆筆靈活文得  
江山之助此爲卷中二  
大文即是烈日西沒涼  
月東生也

天行曰筆力與鳴門爭雄  
醒堂曰這般紀事比滄溪顏簡子駿之才長短繁簡莫往而不佳使吾人瞠若乎後

疆廬曰鳴門之潮境闊勢變尤難著筆今子駿一一敘之而筆筆靈動足以稱此偉觀偉觀

又曰峽狹數句亦見筆力強弩末勢何嘗穿魯

不一、皆向裸島之背、成瀨成湍、如頽雪、如奔馬。外洋潮流、遠包圍之而進、於是盤渦之大者、吞吐起滅、如怒如笑、漁舟數十、散點波上者、巧避之以漁釣焉。或橫過波紋之上、而下自裸島內峽者、航路如箭、然後悠然而逝。裸島之外、隔渦相對者、爲淡路門崎、福良之背也。岬端暗礁、毅然堰止、內外潮勢、洶涌跳擲、雲飛雪散。瀨與瀨相蹙處、似一蹴可超、而潮流集力過其間、有一瀉千里之勢、真天下壯觀也。獨坐岬端、盪胸久之。午日方熱、乃去、從觀潮樓前降、就裸島陰淺沙浴。潮島上生松、雅致可愛。峽狹可躍渡、而奔濤阻之、險不可過。觀潮之候、遠近人集、則架徒杠、通之云。會阪人某攜兒童六七輩、亦來泅游、亦是西南得朋之吉也。須臾而去、歸路復就觀望臺。苦熱甚、客二三人坐榻啖西瓜、余亦染指、悟其有主、買他瓜償之、遂相問語、則同宿之客也、一笑別去。回到撫養、坐湯

南行記

二十九

秉彝閣印行

濯汗。

八月十五日、未曙而興、乘加古川丸、發撫養、舟中一睡、覺則舟已過讚東引田。沿岸山水明媚、曉風吹面、涼味不可言。過津田、松綠沙白、左望五劍山、右望小豆島。已牌達于島西一港土之庄、與撫養合宿之客、及舟中所識同縣人淵上九郎別、登于沙澁。九郎、溝上神山之門人也、云、遊歷土佐而來、賽琴平、向大阪。岸上賃車抵神懸山、俗所謂寒霞溪是也。巨壑助挽、跳躍而進、他挽犬先之、輒吠而爭先、蓋犬之性好魁乎。熱甚、壑亦氣息喘喘、喉閉生奇聲。遵海而走、過蒲生池田室生諸邑、約四里抵草壁村。有橋、銘曰神懸橋、循古名也。在昔應神天皇田獵之次、幸于此、山險不可攀、因懸鏈巖角以登、故又名鏈懸、名雖俗、而有來歷、不可輕廢。至近世、阪人奉徂徠學者、乃改稱寒霞溪、蓋神懸與寒霞溪、邦訓相近、其意



南行記

秉彝閣印行

大日本史列傳

正平二年、尊氏令高師直及弟師泰發兵六萬來攻、正行與弟正時和田賢秀等百四十餘人、敵神水、誓以共死、詣行宮、奏請、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來攻、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內、糾合族黨、欲其除滅朝敵、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以有待之身、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為不忠之臣、下而為不孝之子、方今師直師泰將來犯、實臣報效之秋矣、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

自注近讀先師遺集先師壯時亦遊此與中桐文炳周旋旬日詩酒罄歡命曰灌華溪蓋取之杜子美草堂也比之阪人命題却爲雅稱

大華曰知者不失言又不失人鶴吉有焉

彊廬曰自任可想

又曰橋亦欲其古乎

化俗爲雅也。然字徒雅而無義，我不見其爲雅也。徂徠之徒，往往忌複姓爲單姓，忌連名爲偏名，遂改地名，改官名，侏離其言，荊棘其文，甚無謂也。憩山麓逆旅高橋鶴吉家，辨午餐。鶴吉慨然語曰：是溪故主人中桐絢海翁，傾產闢之，歿後已十有七年矣。近者富豪長西鼎三郎，投三千金，致之保勝會，會員大德之，爲是建碑，而未及建翁之碑，奴實憾之。奴昔負行廚陪翁，恆遊是溪，京阪諸儒文人，聞風而來者，日多一日，翁皆款待，詩之文之，以至獲今日之名。會員不頌翁而頌富豪，甚矣其不知本也。指前林曰：翁墓在于彼，蕪沒已久，莫復顧者，奴以時灑寒泉，刈蔓草耳。余傾聽良久，慰之曰：善哉！忠僕，絢海之德，雖不顯于今，必傳于後，我以文爲碑者也。午下，得山經，獨往，過遊仙橋，絢海橋，皆新而不古，水亦少聲。漸登，林杪兩巖成小洞，天光可見者，曰通天窻，巖狀或如烏帽，或

### 南行記

三十一

秉彝閣印行

如玉笋，或如蟾蜍，或如屏風，或如荷葉，參差排立，從下至上，一里強。溪水纔有聲處，曰足六谷。小亭危榭，處處架設，可憩息以進，巨巖盤據，摩空者，曰層雲壇。其壁立擁路者，曰女蘿壁。從兩壁閒進，頂上絕鐵鎖而登，呼曰四望臺，千巖萬巒，俯瞰皆在下。內灣之水，又一碧湛然，漁舟點在其閒，眺臨絕佳。時途中所遇諸客，瞠若于後，不能從，余以前途頗急，不俟而去。取徑于東，從別路降，無前導，自問自答以行。石稜稜，齒屐，名曰嶮岨山，林樹叢茂，無他奇狀。比近麓，有一巨洞成門，路過其下，傍見巖窟，中設飛架，安置觀音，亦是奇境也。溪水活活，路出于遊仙橋前。凡神懸之勝，稱有三溪，余所經中溪，東溪之外，補之以西溪，然路遠少勝。要之巖樹有餘，而溪水不足，名雅而實不雅，突兀成勢，而無一往曲折之致。但東溪洞門之奇，足稱山中絕觀。然東溪之勝止此，且蒙葺蔽之，不得

大華曰余亦先年在西宮聽其所謂念佛踊者時宗僧打扮作異裝一輩十五人若二十人合調歌舞每一節打念佛鐘一遍帶一種悽惋調顧空也之徒以是誘惑愚民乎爲可厭

盡呈其奇。若以愚公移山之力，使之在于中溪，則倍蓰一山之勝可知也。世人又嘖嘖說寒霞溪，至與豐前耶馬溪並稱。然馬溪之勝，山轉水回，奇巖怪石，姿態橫生，到底非可與之比。蓋京阪人生活於市塵迷離間，未曾能見倪黃山水者，偶過是境，驚動心目，過稱至此耳。又用犂車還于土之庄。薄暮乘都丸出港，海風吹涼，一路十有二海里抵高松。從海上望屋島，宛似大廈巨構。比二更上岸，萬燈燭海，夜景燦然。余始來此，不知路所由，依汽車之聲，索行獲驛，宿敷島館，治髮坐湯。土人言語不明，噉叩而無應。會市中蕩兒歌舞於館前廣庭，至深更，名曰盆踊，亦曰念佛踊，男女相誘無別，其害風傷俗莫甚焉，乃僧徒黠者爲之俑，真王法之罪人也。

八月十六日，晴。朝出館過市街，從出晴驛附電路，東抵屋島，近而視之，山貌轉似廈屋，成縱橫二棟狀。驛前索山經而

## 南行記

三十一

秉彝閣印行

行路漸登，阪忽急，石又嚙屐，山不太高，而步步極艱。約二十町達頂，有古刹屋島寺，扁曰南面山，屬真言。庭上古松二株，枝大而葉粗，立石柱爲杖，其爲老樹可知也。從門前左回，立于獅子靈巖之上，高松城市，歷歷在指掌。灣面男木女木諸島，散點波上，長岬曲碕，抱海成一大湖，真絕景也。繞頂出于談古嶺上，五劍山宛在眼前，奇峰削立，使人絕倒。凡此地山皆特出無脈，故塊然如坐，獨五劍爲怪傑，仙姿表海。其岬端爲庵治半島，亦抱海成湖，島嶼不知名者，點點可數。小豆之洲，遠掩映其前，展望如畫。而屋島與五劍之間，灣入極深處，多源平遺迹。灣口爲壇浦，與長州同名，豈以此名彼邪。余遊迹殆半南中，而未見登臨如屋島者。但土人開店山上者，各占便地，要客街賣，源平故事遺物，舉爲店頭商品之資，可閔也夫。時阪人攜兒童者，邂逅相遇，鳴門一別，舟中再見，於此

三見多少勝緣。問之輒云：疇昔宿山頂，今將登五劍，勝具可羨。下山復附電路，向栗林公園。將下車，邂逅撫養合宿之客，亦奇遇也。

遂遊公園，園在於市西南隅紫雲山下，名曰栗林，豈非雕陵之樊乎？手無莊彈，杖傘子從北門入，園池縈回，老松古雅，數根一幹者，幹與幹連理者，根長而幹短者，枝端生根者，如猿猴臂脚相連者，如章魚者，如交龍者，不可一一狀，往往頭重而脚弱，尾大不掉者，以筇支之。將出自東門，問人反入，從動物園前，過松林，度梅林楊柳二橋，上假山芙蓉峰，此爲園中最高處，以石爲榻，賞覽移刻。踰飛來峰，迂回以行，忽而竹林，忽而柏林，忽而楓嶼，忽而杜鵑嶼，忽而梅園，忽而櫻山，忽而茶圃。芭蕉蘇鐵，芙蕖澤瀉，千日紅，莫樹不植，莫花不養，其不華者，概皆剪裁以方圓之。林則蟬聲美，水則魚影躍，五步一

天行日記栗林公園者  
莫簡於此莫盡於此

疆廬曰余謂栗林公園  
布置得宜風趣自然兼  
六後樂皆不及也

## 南行記

三十二

秉彜閣印行

亭十步一閣，綺麗而瀟灑，徘徊遲速，坐立久之。且憩會仙亭，服冰洗暑，別路過運動場，從北門去，竟能不遇虞人之評也，十七八町歸館。

午下附鐵路向琴平。車中左見讚岐富士於田疇間，右見善通寺山，竝特起無山系，顯若寶珠，洵奇觀也。善通寺係空海上人生地，父曰佐伯善通。上人之歸自唐，父已歿，乃創寺名之，以修其冥福云。上人之孝于所生，母則如彼，父則如此，所謂墨名而儒行者邪。津田鹽田曠闊，象頭之山，崛起在前。多度津南，金藏寺以寺開驛，善通寺以師團開驛，車客集散頗繁。抵琴平，下車，託橐驛前一茶店，徒步而行。兩畔肆塵，要客競賣，聲喧聒，使人掩耳。拾石階趨登，華表樓門，閒見復出，祠隸之居，崇傑似王公大人，夾磴石欄，堵列櫛比，高五尺許，處處雜大者柵之。石皆銘，獻金者氏名及金額，概五十圓爲低

大華曰空門而知名教  
者空海上人及日蓮親  
鸞古來唯三高僧而已  
矣

額百圓最多、大者及五百圓、千圓、二千圓、兩畔聯接約十町、殆無隙地、可不謂盛矣乎。窮階過賢木門、門內石燈專庭、不知其數。詣本殿、傑閣崇廈、落落壓山、從飛臺望富士於林樹缺處。從殿背更進約十町、拜奧社及攝社崇德院廟、楹桶皆丹。樹多檉椶榧檜之屬、葛蘿之覃、蜿蜒互谷、連絡樹與樹者、如龍蛇襲人、毛髮爲是森豎。珍禽奇獸、時時有聲、而不見其處。患渴、就奧社乞水不得。咄、巫祝輩知取而不知與、忽然無人情者、實神道界之通弊。所以僧徒得人、而巫祝則失人也。又欲得山志、纔後時限、輒斥客不顧、粗與官衙胥吏無異、遠方之人、舟車來拜、而冷遇如是、意興索然。蓋琴平之祠、舊稱象頭山、金毘羅大權現、係金光院松尾寺所主祭、寺屬眞言。明治初、離佛歸神、遂改今名、祭神則稱大己貴命、卽是大國主。特怪古來遠近來拜者、多是禱航路之安、以爲海神也。故

大華曰僧侶巫祝冷煖所判唯在一个愛字僕亦常持是說

## 南行記

三十三

秉彜閣印行

彊廬曰責巫祝而及祀神母乃遷怒乎

獻金銘名石欄者、亦皆出于海客船商報賽之意、由是衆庶之來乞符者、皆禱航路之安也。今乃不祀海神而祀地神、此猶以虞人待問津之客、不亦違乎。且巫祝之貪利、製二尺靈版、鬻舟人以七十錢、以充游手徒食之費、眞國家之蠹也。余又謂神以神尊、佛以佛尊、僧以僧立、俗以俗立。今以神爲佛、如大日如來、如月光菩薩、則何如。以俗爲僧、如淨海入道、如梁蕭衍、則何如。況以僧爲俗、以佛爲神乎。日暮汽車去、琴平、抵多度津、自稱監察逆旅姦黠者、諭車夫使余宿津頭花菱樓。

八月十七日、曉起、促館人問舟。余觀此地人情風俗、商況沈滯不振、館人等皆貪小利、而無遠志、客將去、寢而不興、僅使僕人辦事、是以行人往往去此地、而就丸龜、索宿、余於是知是地將墟也。步到埠頭、平旦乘香川丸發津、富士宛在前、



依依如送。從海上顧望象頭山。天漸白。初日離水。大如銅槃。碧波滉漾。神彩射人。從諸島之閒。過三崎岬。入燧灘。波穩舟疾。登甲板。顧望四阪。島煤煙有懷于前遊。島嶼散點處。泊于一灣。豫州今治此也。過越智海峽。群島參差。遠近之山。或濃或淡。總是畫中物。島尖岬角。欲相合處。砉然下錨。此爲高濱。時已午下。乃登岸。直至驛。汽車將發也。卽附乘抵三津濱。且憩驛前茶店。服冰洗暑。賃腕車向故人南溪家。家在於生石村高岡。距此約一里。路傍菡萏方開。清香撲車。過埴生山下。得之農圃境。南溪俟我已久。偶以事赴馬關。不在。家人交出迎接。鳩居之人苗村某。代主人款待。以電音促南溪歸。

八月十八日。晴。早朝南溪歸至。相別三十年。頭髮斑然。情極不知所言。坐久話舊。娓娓不盡。或論學談文。或及南北朝之議。或慷慨時事。家人擊南溪所攜歸鮮鱗爲饌。閨秀茱萸。

## 南行記

三十四

秉彝閣印行

二子東作建作。交出侑杯。宴酣。南溪慨然語曰。是地砥部溪口有賊黨大森彥七遺墳。彥七竊舉楠公首級。以賣功賊庭者。傳言彥七歸來。徒涉矢取川。美人索渡。彥七負而行。中流美人忽爲厲鬼。睨彥七。彥七見其影于水。大恐怖。手足俱廢。遂發狂而死。其子孫世以狂死。近時兄某爲縣會議員。弟某爲陸軍大尉。竝狂死。蓋天誅鬼罰所致乎。然而今人有地望者。誘京中俳優。相伴奠拜彥七墓。噫。世道人心之廢。一至此。要加筆誅焉。遂約明日登星岡之次。蹈查其墓。日暮南溪拉余遊道後溫泉。泉場在于松山市外。往一里入市。一書生追至。曰。內山文吾。南溪門人也。使明日陪遊。市上更附電車。達于道後。宿南溪通家一逆旅。泉場浴室凡六槽。其一其二其三。蓄之上屋。直承泉源。其四其五。蓄之下屋。稱養生湯。一槽之委也。其六蓄之別屋。浴槽皆以花崗石鑿之。上設樓臺。以

天行曰咄咄怪事豈特  
止此近日操觚有呼逆  
賊大助以君者噫

延貴賓浴二槽泉質含硫黃熱不可久坐。按記仲哀天皇與神功皇后幸此。后因有身生應神天皇遂以社之。湯月八幡宮是也。浴後南溪以事去。約明朝會于松山驛。

八月十九日晴。早朝浴養生湯。比二槽微溫可體。浴後遊公園。湯月城址此也。湯月一作湯築。古稱伊佐爾波岡。建武年間河野通治築以據焉。途過寶嚴寺前。從街背迂路登城址最高處。坐榻展望。遠近之山頗有奇狀。當東方所見者曰高繩山。拔起特出。雄姿莫之與京。想河野氏舉義南海。築牙城于此。正氣磅礴。萬古之下。自覺添山水色。仰止久之。辰牌附電輪而去。回到松山市。城樓窈窕。見於一丘蒼翠巔。南溪及內山生。在驛前俟余至。相促取豫南線。抵森松下車。更命駕過重信川。抵砥部口。約一里。道左山麓林樾中。有大森彥七墓碣。土人好義者。皆以是爲穢。椎擊爲數段。銘文殘缺。不

大華曰西湖穢塚之類  
後人不溺之者幸矣  
自注溺不足故椎之耳

## 南行記

三十五

秉彝閣印行

復可讀。猶剩七居士之神儀六字。墓域數坪。萑荊雜生。莫人顧之。但豪奴俳優輩不知忠姦之分者。來此叩頭。視諸楠河州首家。一薰一蕕。六百載之下。芳臭竝傳。其遺類亦未全絕。噫。人之處世。知順逆爲重。鈞是死也。一爲萬古師表。廟碑照人。一委寒煙荒草。所獲之人。唯是逆豎愚夫。一喝而去。徒行復過重信橋。聞是水加藤左馬允嘉明臣足立重信所疏鑿。左右築堤植松。人呼曰左馬殿堤。重信極通水利。澤及後昆。故名橋以記遺績云。時南溪屐緒絕。跣以行。沙礫齧趾。南溪夷然。余驚曰。有是哉。子之勇也。南溪輒曰。僕經營山林已十餘年。山距我八九里。暮而行。徹夜達焉。暗中蹈石犯刺。足皮硬如鐵。有時遇野豬。渠卻避人奔竄。

從森松驛外。右徑田間。過一溝。抵石井村南土居。拜土居通增之古墳。塔形奇異。老松蔭之。傍立新碣。曰土居兵庫頭墓。



圖死凍津鹽軍二能得居士



碑 忠 表 岡 星

南 行 記

秉 彞 閣 印 行

正行率衆拜後醍醐帝廟告曰戰如不利不敢生還叩  
 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壁書歌於其後曰  
 阿豆佐由美比岐加倍佐自斗於毛布余利奈岐加儒珥以  
 流奈烏層斗度牟流  
 各截髮納于佛殿而後發。 大日本史

大華曰方袍圓頂扁以  
土居軍凍死圖仙章決  
非凡僧

疆廬曰敘義戰處凜凜  
有生氣

庭狹隘不盈畝，青田蔽之，恐過者不獲其所。距此數畝，訪萬福寺，榜曰土居公表忠會。住持三浦仙章，新義派之僧也。快活善談，延客于坐，示以土居得能二家系譜，極爲詳密。楣閒又扁土居軍鹽津凍死之圖，抱束箭投火，以禦風雪者，慘狀動人。芳茶一喫，激厲其表忠之舉而去。又過田閒十餘町，抵星岡麓。從禪刹雲門寺背石路盤登，有小祠，上立表忠碑。按寺譜，元弘之役，通增與同族得能通綱應官軍，舉義星岡。水府史、通增作通治、通綱作通言、未知孰是。長門探題北條時直，以兵艦三百艘來攻，二氏一擊殲之，遂與楠正成同迎駕于兵庫，入京師。及足利氏再舉東上，二氏逆擊直義於攝津豐島，破之。又從脇屋義助禦尊氏，不利而退，扈駕入叡山。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往經略北國，二氏乃與同族通繩從之，賊兵塞路，通增通繩與前軍相失，死于鹽津。通綱獨達于金崎，終殉其難。而二氏子弟

### 南行記

三十六

秉彝閣印行

在國者，猶守苦節，與脇屋義助、大館氏明等相終始。要之二氏之世世勤王，粗與楠菊池、新田諸公不異，而旌表僅不過贈位之榮，遺墳荒廢，崇祀之典，今猶弗之及者，抑何哉。坐碑前，展望松山道後，皆在指掌。丘陵小者，環擁一村，狀如貫珠。蓋當時海水淼漫，船艦近至，斯下也邪。時午日蟲蟲，乃就林中沐浴，松風快喫，涼味少焉。從茂藪中降，迂行而去。約一里過立花驛，喫冰小憩。又半里入松山市，與內山生別，少寓末廣坊池田氏樓。南溪之通家也。南溪以事之他，余羸臥假寐，移刻，家人供以茶果。蓋聞池田氏穀商也，折閱傾產，南溪之厚親，自以爲事游說同族，釀出義財，以維持頹運，奔走周旋，惟日不足，所以待賓之次，席不遑煖也。晚來俟南溪還，相共過驛前坐湯，以河漏對酌，一醉歸于高岡。無風，禾末不動，暑甚，蓋南豫之異候也。



續南行詩草

大和富田林途上訪秋田孤舟。

往年與孤舟遊廣平觀越地瀑屈指已十年詩中故及

廣溪觀瀑跡如雲。交淺情深唯有文。草次不忘十年別。金剛山下再逢君。

赤阪村森屋過楠公生誕遺迹。

高碑表述仰精忠。蔽芾當年百日紅。掬飲溪閒浴兒水。行人已覺化家風。

千早城懷古

隻手堪掀叢爾山。萬夫難奪一夫關。義兵當日無其外。賊勢如雲向此間。父子忠貞漢諸葛。弟兄功烈唐二顏。看為易與今猶昔。著步便疑天上攀。

拜後村上天皇檜尾陵

大華曰愛人及花

又曰檜風沐雨始獲个名聯  
樵雲曰諸葛二顏打成一丸非楠公不能當焉

南行記

大華曰前聯情韻雙絕

南帝遺蹤史可徵。澗村一路度田塍。亂山深擁觀心寺。幽徑斜通檜尾陵。當日難防群虎嘯。終天不使蟄龍興。猶憐御硯名殘月。留得餘光託守僧。

楠公首冢塔碑

稽顙誰無拜。此前芳魂長。以一元傳。翻思姦賊遺墳異。便有人加三百鞭。

觀心寺寶庫觀楠公所書非利法權天旗引。

大盜弄權無王法。私我王土開霸業。利之所在不知非。王臣黨霸供帶甲。公獨義兵天下先。旗翻非利法權天。五字決之千古案。天定勝人六百年。不知公從何處獲斯旨。豈非幽贊天道陰鷺理。當其一劍倚天寒。一劍倚天寒楚俊答公之語知公中心深自恃。上有菊水紋。下有五字文。布帛斷爛色已變。鏃痕蜂窩經幾戰。王霸同付夢一場。獨留忠魂旗上見。

根來寺、懷覺鑿上人。

祖師豪傑若龍興。高野谷深雲霧蒸。一派宗風度英主。鳥羽法皇  
歸依于師九分俠骨喝愚僧。雖緣佛敵飛兇燄。安得兵威滅法燈。  
猶保根來山寺舊。修房傑閣幾層層。

紀州勝浦客舍二首

峩艦搖搖如葉輕。暴風翻海海將傾。波閒眩暈深于酒。坐雨  
連朝解宿醒。

文人墨客偶相逢。獨往何憂無友從。唱和卻宜詩與畫。時濡  
枯筆贊奇峰。

浴湯川溫泉

巉岳壓首路崎嶇。甯沸溫泉占勝區。一鑑清池山似畫。雨奇  
晴好小西湖。

遊那智二首

### 南行記

三十九

秉彜閣印行

樵雲曰詩亦雄傑如其境

飛錫窮雲磴。飄身澗底輕。瀑泉經雨壯。谷霧鼓風生。疑是雷  
霆下。沛然河漢傾。山深唯水石。不復著蟬聲。

偉哉那智境。人傑地何靈。浴瀑如文覺。脫衣成裸形。青岸渡寺開基上人  
水時承日紫。雲卻爲山青。我願崖頭寺。洗心繙道經。

那智瀑布歌

我讀瀑布詩。未盡瀑布觀。大者不高高者小。未有銀河落九天。  
文人雕琢多虛飾。形容雖巧不足看。惟此瀑布名稱實。直  
瀉百丈下青山。兩崖峭壁無雜木。只看皚皚雪崩濛濛霧生  
夏尙寒。我就下流浴。餘派所激乃躡躅。又近潭上行。飛沫颯  
然如雨沐。疑是龍虎相鬪風雲從。百雷有聲震林谷。我且欲  
依是學天地快文章。悟得開闔與抑揚。我又欲以是養人閒  
真氣象。灑灑落落無一點塵俗想。

熊野新宮拜徐福墓

大華曰結意同感

六經付火儒者阬。暴秦威虐殲蒼生。其視戍卒如土芥。積屍  
萬里築長城。怯死獨惑神仙術。蓬萊求藥入東瀛。避秦不唯  
武陵路。壯矣徐君異域行。豈無尼父乘桴意。亦是魯連蹈海  
情。浩波漂蕩逝不反。受塵來爲聖人氓。皇紀時過四五百。乾  
坤無爲政未成。工織陶冶或師授。一船文物開太平。片碑埋  
沒野田草。墓木已枯晚鴉鳴。今人誰顧古人德。忘本漫然詫  
文明。

泝九里峽

雨餘新漲欲滔天。流急扁舟挽不前。卻喜忙中沒逋景。細看  
山水泝名川。

遊瀟溪

奇巖怪石峽中連。涇渭分流是碧川。北山川清。熊野川濁。雲際時時仙窟  
見。峰陰處處水簾懸。別溪纔吐濛如霧。驟雨又傾涼一船。只

南行記

四十

秉彝閣印行

恨篙師歸棹急。遠人恐莫再遊緣。

宿神下村瀟亭二十二韻

人稱天下勝。鍾在紀之南。瀟溪特奇絕。獨往我先探。鬱鬱萬  
山秀。渾渾一水涵。賃舟排習坎。新漲濁如汨。支流卻豪壯。混  
湜綠於藍。乃知源頭大。不爲雨泥湛。舟人力排裹。盪舟如步  
擔。推輓泝雪瀨。沿洄橫碧潭。川路開又闔。山骨露又含。蒼崖  
與丹壁。瀑吼而巖岷。峽霧飛白雨。夕陽噴紫嵐。停棹梯斷岸。  
求仙宿樵庵。舉杯屬二客。醉共遺世談。曉遊補昨闕。討幽不  
妨貪。絕谷通一棧。天風吹我衫。岫雲方冉冉。溪禽亦喃喃。進  
舟更上往。山水益非凡。排天成峯峒。藏壑生洞嵌。斧鑿非人  
力。刻畫定神劓。石貌皆怪傑。譬如啓畫函。杜甫瞿唐峽。王維  
燕子龕。意境頗相似。可與古人參。

下北山川二首

醒堂曰超邁之才得山  
水之助而益發揮遂爲  
此妙篇  
大華曰奇巖生奇怪石  
未怪



大華曰佳絕

連巖斷處洞門開。水路穿山巴字回。每遇激湍舟屢舞。一峰  
峰去一峰來。  
輕舟棹破幾峰巒。通景倉皇回首看。醉叟不關航路險。艫頭  
載夢下奔湍。

宿熊野本宮湯峰溫泉

水壯流回多激湍。舍舟川上探名巒。千年古社神如在。絕境  
溫泉路曷難。生澗白煙曉風變。傾山黑雨夜心寒。吟遊又少  
佳姬伴。不似當時病判官。  
地有小栗判官助重及照手姬遺迹

踰中邊地路上同行泉南客二人

石崩橋斷水縱橫。空谷忽傳談笑聲。百道亂泉成雪落。千盤  
巨壑若雷轟。如非跋扈人間客。安有深山雨裏行。日暮飛過  
修阪急。歷艱殊覺壯吾情。

中邊地路上拜觀後村上天皇綸旨。賦贈近露遞長野

南行記

四十一

秉彝閣印行

長瀨盛一。柏梁體二十二韻。

踏破深山幽谷雲。修阪崎嶇巨壑奔。屐摧傘破雨傾盆。亂石  
縱橫欲傷跟。山驛忽開別乾坤。懷古停筇近露村。路傍豪族  
有名門。傳家忠孝弟及昆。當時塔宮播蕩身。嶮岨艱難何可  
言。玉置庄司渠匪人。爲賊爪牙要路屯。誰意山背義旗翻。疾  
雷橫擊虎狼群。遂扈親王芳山軍。南朝綸旨今尙存。拜觀猶  
使薄夫敦。錦囊遺墨字字尊。遞長遞長公勿諉。忠臣二十三  
世孫。普天率土皆王臣。山中雨露亦君恩。

宿栗栖川

數家山驛傍奔川。壑底人如隕自天。回顧白雲長大息。吾行  
能歷亂峰巒。

浴鉛山溫泉

神剏鬼剏石成坳。不用人工構浴槽。殊愛坐湯兼洗耳。前巖

大華曰名吟

又曰曉風夜心中實境轉落雅亦健樸而不俚僕最愛是種

捲雪怒潮號。

和歌山城下，訪濱田康三郎。遂送我到加太浦。賦此留別。二首

溫乎如玉紀青山。君子果然生此閒。兄弟賢由庭訓好。迎人壽母悅慈顏。

積水遙通南海雲。沙明樹碧賀陀濱。扁舟殊覺多餘韻。淡島祠前偶別君。

淡路三原川上。拜礪馭盧神社。

二神手執天瓊矛。翩然降格天橋浮。矛端探盡滄溟水。餘滴結作自凝洲。鵲鴿交感夫婦合。人道造端何悠悠。神子神孫嗣天業。日月長照千萬秋。南遊偶爲島中客。維舟彼洲訪靈迹。田間纔剩松一丘。神風颯然吹我幘。正如天地開闢時。莽莽蒼蒼日之夕。報本反始禮所宜。敬神愛國王道基。獨怪吏

大華曰押韻優美離思可掬  
樵雲曰情韻與人麻呂明石浦之詠甚相似  
醒堂曰偶當作又

### 南行記

四十二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堂堂又堂堂不覺起坐整襟

醒堂曰此等詩尤關於風教不啻字句之工

民間神道。閒卻郊社。如廢祠。國家始祖委草莽。欲訪靈迹少人知。今年將行即位禮。其大一統莫先之。蓋又具狀陳宰相。更陞社格。惇祭儀。蓋又募財檄天下。洪立皇祖發祥碑。如今政事細大舉。何事著眼不及古。處土空言誰可聽。慷慨徒向車夫語。

### 鳴門觀潮歌

鳴門觀潮人稱喧。神往我久役夢魂。南行幸得風帆便。獨負吟囊遊鳴門。海峽相蹙有似閘。激湍雪落又雷奔。內洋潮與外洋潮。盤流生渦水沄沄。大渦小渦不知數。波紋如花吐又吞。數點漁舟時或觸。幾度簸弄如葉翻。人生浮沈亦如此。安流危路君勿諉。快舟直帆順風去。渦中人物何足論。

### 遊小豆島登神懸山今名寒霞溪

漁農雜處別仙寰。水碧沙明灣又灣。唯想島名小如豆。誰知

大華曰痛快  
醒堂曰一結出於意料之外使人啞然

大華曰提島名以貌取巖狀詩膽如甕

巖狀大於山。牖開天眼明林杪。路入洞門通谷閒。爲是煙霞成痼疾。每聞奇勝輒躋攀。

登屋島

長岬圍成一大環。島容如屋漾清灣。我來非訪源平跡。要看舟中五劍山。

拜琴平祠

象頭山上客雲屯。神殿深開賢木門。垂蔓葛蘿如巨蟒。生胡栝柏有懸猿。舟行求福金爲土。塔列題名石是垣。崇德遺蹤祠廟在。慨然停杖弔英魂。

松山生石村訪竹內南溪

白蓮花發路皆香。農圃來尋茂叔鄉。久別不知身亦老。相逢先駭鬢將霜。淋漓和酒騷人淚。慷慨論時志士腸。五十兒兼七十母。歡情應又似山陽。山陽詩五十兒有七十母是福今人得應難

大華曰語穩詩秀如見其人

樵雲曰意完神足

南行記

四十三

秉彝閣印行

砥部溪口。觀盜楠公元大森彥七墓。

林樾蕭疎破墓煙。猶依斷碣慨當年。汝曹身與名應朽。付與忠臣千古傳。

星岡懷古

勤王死節莫人知。南海依公舉義旗。長有星光照天地。留筓細讀表忠碑。

拜土居通增墳遂過萬福寺

涉水徑田途僅通。古墳留在曠村中。傍刹有僧圖義舉。迎人苦說土居公。

三津濱與竹內子溫惜別

埴生山下路嶙峋。烈日秋陽汗漸巾。徐卿二子各有擔。遠言送我三津濱。汽車將發意未發。相顧依依別故人。

又次其門司歸舟韻

復應千里違。獨向九州歸。兩車今將發。臨別轉依依。去舟一夜海上月。心逐水雲南中飛。

續南行詩草畢

南行記

四十四

秉彝閣印行

自跋

夫遊之適有二焉。獨也。同也。同之所得。談笑相顧。興懷相俱。罷憊相扶。意境竝歡然。但同人各異情趣。去留遲速。多不如意。意欲行。而境猶止。境已過。而意未行。同中於是乎有獨焉。獨則不然。意行則行。意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忽伴學生。忽伍商旅。忽親畫手。忽儔退卒。忽侶農漁。途次又訪舊友。溫交。意可則合。不可則離。思詩輒默。步倦輒語。語默動息。莫不如意。且夫神人之交。感慕悅者。以其精爽氣魄。而不以面貌聲色。山之邃。水之匯。神靈所寓。忠孝所述。我至誠以格之。尚友及其人。優然若或見之。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獨中於是乎有同焉。前遊得于同。是以失于獨。續遊失于同。是以得于獨。今而念之。得于同之樂。不如得于獨之真也。

大正六年舊禊月 明濱幽人書

南行記

四十五

兼華閣印行

題南行記後贈明濱學人

明濱學人西肥土。氣節文章有誰比。久在夔宇任育英。期令子弟重廉恥。休暇載筆試勝游。跋涉近畿南海州。新撰前後南行記。敘事挾論筆力遒。南朝五十七年迹。歷巡憑弔付檢覈。遺詔滅賊事最悲。把酒慙懃酌毅魄。金剛笠置遍登臨。杖藜延佇淚霑襟。闡幽顯微徵史實。楠氏遺蹟尤用心。天下奇勝推熊野。雨中探討好事者。那智大瀑瀨八町。一氣呵毫能摸寫。笑看百尺鳴門濤。筆下掣鯨何膽豪。殘水剩山尙幾許。收拾一一歸寸毫。吾讀君文未覲面。其人約略堪想見。誰道行文信手裁。往往不復加研鍊。讀書萬卷養本根。流露立成千萬言。嘲風弄月素所愧。千秋欲載斯道尊。多年師事藍田叟。學殖當時仰岱斗。豈翅衣鉢依君傳。古文更要迴瀾手。

甲子中秋

松坡居士撰

跋

紀行之文、文勝質則近誣、質勝文則易厭。今作者以雅健之筆、寫親閱之境、山川都邑、風土人情、觸目敘述。至名賢忠孝興起百世之蹟、則尤極力闡揚、感慨係焉。清方友石評、幽風七月詩云、玩其辭、有撲拙處、有疏落處、有風華處、有典核處、有蕭散處、有精緻處、有淒怨處、有山野處、有真誠處、有華貴處、有悠揚處、有莊重處。僕竊謂如此篇也、髣髴乎亦或近之。

大正甲子除日燈下拜讀 讚岐 牧野謙

南行記

四十六

乘藝閣印行

通觀兩篇、大抵以元弘建武諸忠臣爲骨子。蓋作者忠孝道義、填充于心胸、行程之間、觸境噴發、而筆力勁駿、足以達之、縱橫揮霍、殆無遺憾、謂之一部南朝史論、亦可也。若夫論法、然論親鸞論刈萱道心論治部機山芭蕉等、則餘波所及、而感慨係焉。或以此爲傷記行文體、僕謂是或然、然文以言我心、心之所之、何不可言之有。後世文家、動拘牽格法、心有所思、囁嚅含糊、不能言其什一、稱以爲簡潔得體。譬之盆中花木、橐駝弄巧、左剪右裁、雖姿態可觀、而無生氣、無精采。不若大山之喬木、落落森森、雖間有旁枝剩柯、而不害其爲偉觀也。至其敘景物處、亦不弄雕琢、而自然精妙、使人神往、殊爲可貴。

大正乙丑仲暑 尾張服部拱拜讀于廣島僑居

書南行記後

吾友勝屋子駿、學問瀟博、識見備邁、其爲文、以六經諸子爲根柢、縱橫馳騁、能暢其所欲言、毫髮無憾、豈非今世希有難得之才耶。頃者著南行記二編、余請而讀之、滔滔數萬言、敘議並用、與尋常紀行異其撰、而事苟係皇統之正閏、人臣之忠姦、與夫異端邪說之害乎人心者、則明目張膽、辨論最力、視諸孟子之距楊墨、韓子之排佛老、不多讓焉。而其緒餘以寫山水、險峻幽峭、噴薄澎湃、可喜可驚之狀、皆收之筆底、無一不入神臻妙。凡文家長於敘事者、短於議論、長於議論者、短於敘事、今子駿則兼之、可謂神於文者矣。余聞正宗之刀、明珍之兜、經百鍊而成、堅剛銳利、千古無比、鍊之不可以已、如此、文豈不然乎。余讀子駿之文、有所感焉、遂泚筆書其後。

大正乙丑盛夏

尾張

淺野哲夫拜手

南行記

四十七

秉彝閣印行

書南行記後

前篇記而論。是猶可也。至若親鸞日蓮刈萱道心等亦一一舉而論之。則雖諸家有回護之說。竟不免爲贅疣也。後篇則純乎記也。奇景壯觀。寫以雄健之筆。而躍躍欲出。尋常瑣事。敘以典雅之文。而無微不至。是子駿擅場。不許他人追隨也。要之正閏論見其識力。鳴門記見其筆力。唯此二文。足以不朽子駿矣。

大正乙丑重陽

彊廬松本亦拜識